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00121

諸暨縣圖書館藏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十二卷

春

秋

冬

夏

集

燕  
焚  
對  
角  
賦

諸  
暨  
圖  
書  
館  
ZHUJI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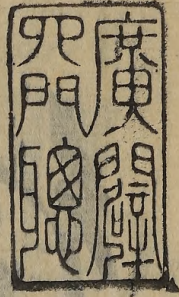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二年新鐫

錫山顧復初輯

春秋大事表

萬卷樓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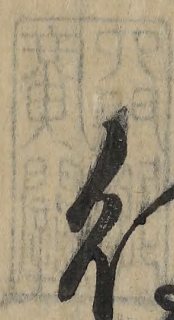




老  
不  
中  
書  
書  
著  
書  
嗜

諸  
圖  
書  
館  
LIBRARY

然 籍 待  
鶴 裾 紹  
髻 澹 末  
被 象 年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馬禁為通  
徑到玉陳  
誰曰宸嚴

考 禮 傷  
如 有 題  
隱 便 辱

言 例 且  
做 予 起  
王 還 予  
家 溥 予

文章  
雅  
教  
雅  
似  
沈  
潛  
味

SHUJI LIBRARY

道映為慕  
談經居左  
席用宏錫

類 尉 慈 烏  
塔 寂 烏 鬣  
榮 光 貴 厚



使道門義  
路趨不是沈  
香呼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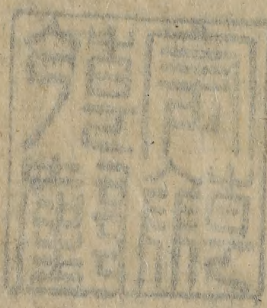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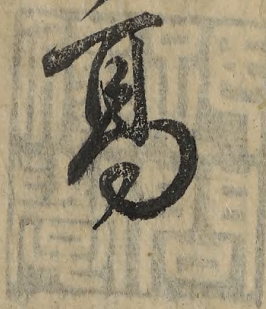
諸子圖書  
ZHUJI LIBRARY

紹  
璫  
扶  
掖

重  
醇  
儒

乾  
隆  
壬  
申

棟 賜 彩  
高 司 春  
業 御  
願 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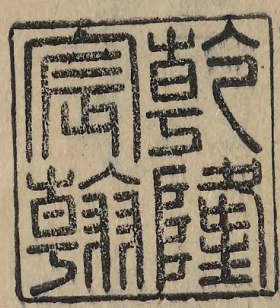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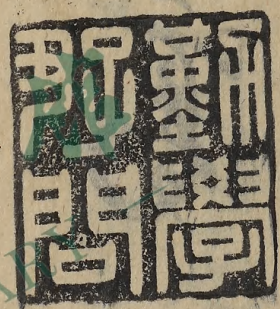
諸國圖書  
ZUJI LIBRARY

竹鼎石記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春秋大事表總叙

憶棟高

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飮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入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而嗤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即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

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  
謂不書即位爲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  
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  
子之春秋即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強兼弱削戰爭不休地  
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  
爲災菟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  
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覃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歷  
燕齊宋魯陳衛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  
之遊人過客輿夫厮隸乃始朔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  
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  
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即位或不書即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

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  
補杜氏之長歷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  
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  
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  
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陵  
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丘甲而  
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強臣竊命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  
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  
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尚力強弱并吞之世  
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氏備載其人列晉中  
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強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

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  
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頽  
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  
日益強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  
漸禘即禘禘即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  
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  
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禘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  
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  
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况上下截去一  
字人復知爲誰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  
文表以一掃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



彼非使學者茫然歧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  
一是以祛後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既  
殊稱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  
目爲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  
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  
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  
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  
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已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  
者六國獨係於衛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  
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叙論百餘首復編口號  
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

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峰先生  
博稽衆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郢導窾要皆能擦戈入  
室洞徹闡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  
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  
兩先生衣被沾漑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  
曰春秋大事表云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錫山顧棟高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罕經于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前賢已辨而紕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即乎人心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有說焉晁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自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羨之言無質幹可附以立也高淳張彛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能盡通若舍已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幸儀禮之



古今善言春秋者莫如孟子其言孔子繼前聖而爲治也頻舉春秋非以春秋大於諸經也使夫子得位行道周易自可贊詩書自可刪而制作禮樂更不待言矣獨於春秋可無作所謂吾身親見之也邪說暴行之禍極於亂賊春秋明天子之事以正之二帝三王之統絕於桓文春秋紹王者之迹以維之顧兩君在莊僖之世於二百四十餘年中曾未及乎四之一而概以桓文之事何也春秋之運以桓文而開春秋之作以治桓文爲要治之奈何如其所事而詳書之俾是非功罪咸自見焉乃所以治之也世無禹湯文武則桓文爲救世之人宜乎聖心有深嘉樂與者然亦卽爲代興之人而王迹於焉永熄矣此又聖人所深憂也迄乎獲麟去霸業逾遠又思其次而不可得矣故言乎桓文而始中終皆舉之也汾

少肄業左氏於經有若望洋而首以春王正月為疑後檢朱子語類亦云爾乃其言春秋也較諸他經不啻什伯中之一二又始終謂為不可曉不敢問蒙益藉口自慰不復問津矣顧子復初奮乎千百世之後創成大事表若干其書上蟠下際茹古涵今於我所獨而非立異也於衆有稽而不苟同也遠紹旁搜囊括萬有而出於心所自得用以承朱子未逮之志而大肆力焉厥功偉矣尚不鄙余而虛衷下問且以叙請余何敢辭抑昌黎有言譽盛德者入耳而不煩又奚多事喋喋為聊以平日所講習於孟子者指次春秋義例或庶幾乎管窺之一得是用就正於復初復初如以為然即以是弁諸首可乎乾隆戊辰臘月望前二日毘陵全學弟蔣

汾功

吾友顧子震滄輯春秋大事表凡五十卷屬余一言爲之序余既卒讀作而嘆曰此自有春秋以來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古來傳春秋者三家而近世功令宗胡氏顧春秋藉是而明亦由是而晦何則公穀好以日不日月不月立例其弊也前以不日爲信後以不日爲渝又多以闕文強生義例至以紀子進爵爲侯啟漢世隆寵外戚之漸左氏好以稱族舍族稱名稱字立例其弊也於孔父仇牧荀息泄冶之死節則多加責備於里克夏徵舒之行弑則歸咎其君貶抑忠義寬假亂賊而春秋之旨於是乎一晦左傳之誤杜氏祖述之而公穀之誤則杜氏孔氏啖趙陸氏及有宋孫明復氏劉敞氏亦旣辨之不遺餘力矣胡文定當介甫蔑棄春秋之後力崇聖經矯枉過正舉其斷闕者悉以爲書法所存復鼓公穀之

餘焰且時值靖康經筵進講多指復仇立說是南宋之春秋而非  
夫子之春秋而春秋之旨於是乎再晦胡氏之說行百有餘年諸  
儒復心知其非迭加攻擊至趙本訥氏家則堂氏遂欲撥棄左傳  
事實專以經文前後揣摩億度增造事端與郢書燕說無異而春  
秋之旨於是乎三晦嗚呼春秋一書蒙障二千餘載非得好學深  
思之君子烏能折衆說以歸於一是乎余於此經研窮五十年竊  
謂善讀春秋者前惟清江劉仲修今惟桐城方靈臯與震滄而三  
復滄幼承其舅氏之教垂老創爲大事表一書歷十五年而成瓜  
疇芋區亦復絲牽繩貫大旨謂諸儒說經之病有四其一在以一  
字爲褒貶而不知春秋之教比事屬辭是非得失直書而義自見  
其一在以闕文而強生枝節不知春秋不掌於太史歿後數十年



題出故闕誤比他經爲多無容強爲之說其一在以傳求經文十  
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胡氏謂爲賈善謀國故與秦並列以滅  
其罪夫春秋謹夷夏之防豈反有愛於楚前者秦輔晉攘楚今乃  
從楚撓晉故特書以志晉楚之盛衰其一以春秋辨王伯謂不與  
桓文夫斥伯無如孟氏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晉伯息而春秋終  
矣文武之天下不至被髮左衽者全在召陵城濮不必以蔡姬與  
修怨深加苛論其於三傳不全信亦不全棄惟叅觀經文前後數  
十年之事平心以求其是一切義例概爲掃除而聖人之心如日  
中天矣此皆其說經之大者至其論禘則宗鄭氏謂祭感生帝徵  
諸大雅之生民與商頌之長發而不從史遷稷契父帝嚳之說論  
河道則謂周定王五年河徙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

國而衛獨當其衝前後渡河處各以  
古之未發書既成震滄專以授徒不欲行世諸同人愛而爭抄手  
腕為疲各踴躍捐貲付刻以公同好余以系名其端為幸云乾隆  
十三年戊辰二月望日老友華希閔

圖書

ZHUJI LIBRARY

卷

夫平蠻入秦人西人海爾助丸肅蒸費善焉國也與秦並俱以類  
其出好關結水始臨盆後無察則水之其其一亦以動水豈文十

乾隆己巳春從子遂曾以無錫顧震滄先生手書并所著春秋大  
事表郵寄於余請為之序序曰昔之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  
於例義者宜也例則舞文弄法吏所為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毋生  
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丞相公孫弘以其義繩臣  
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比於是公羊家以春秋之義為獄吏例  
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為  
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察謂皆出於丑明  
杜預集傳中諸例為釋例十五卷四十部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  
例不復知有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者胡毋  
生例也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  
八字則春秋文脫落蓋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月日名字爵號氏族

之間以一二字同異爲聖人之褒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  
之有斷例豈不謬乎先儒謂公穀深於理而事多謬左氏熟於事  
而理未明叙事亦多失實夫公穀考事之疏不必言矣至以祭仲  
出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無父無君已甚猶謂深於理乎左  
氏則見聞之廣紀述之詳後之人讀之尚能發爲至論况其自爲  
之焉有所見之不明所敘之失實如昔賢所譏者乎隱二年王貳  
於虢蓋鄭以王爲貳王亦受鄭之言貳欣然交質左氏直書之以  
著平王之不君鄭莊之不臣耳非以貳爲是也君子曰以下則經  
生所益之論斷非左氏見理之不明也齊桓侵蔡釁由蔡姬晉文  
侵曹伐衛起於觀浴之與與塊皆事之不可隱者否則召陵城濮  
仁義之師非霸者之舉矣不得言左氏叙事之失實也其他苛論

不可勝舉余深病之嘗欲采左氏事敘於經文之下而去其書法  
論斷取公穀之事不同者附焉又思平桓之際王迹雖衰不可云  
熄欲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為王迹表一篇敘霸者之事之盛衰  
著王迹之熄之漸又欲為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四表以著春秋世  
變禮樂征伐所自出庶春秋之義明例自無所用之矣而浮沉史  
館荏苒未成今老矣得異聞於先生又恰如吾意之所欲出故不  
辭而為之序是歲夏四月戊寅朔武進同學弟楊椿

附來書

丙寅冬惠書以春秋大事表序見屬椿經學甚疏春秋義尤淺  
未見先生書不敢草率為之今年春同學蔣東委以家文叔序  
郵示始悉書之大概而東委述先生待序意甚迫三月杪吳江

沈懋勤來再接手柬及所著讀之知先生用心之苦致力之勤  
為之肅然起敬怡然大悅繼之渙然以解竊嘗謂春秋家之弊  
有二一則泥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一則惑於褒貶謂  
春秋有舊例有變例夫誰毀誰譽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之言  
也今乃於爵號名字氏族月日之訛闕謂聖人褒貶之例在是  
其陋不必言矣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  
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於  
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  
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為問故孟子斥之為不足道耳要之  
桓文正未可輕貶也得先生書桓文之功罪明條例之謬誤  
亦見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昉於春秋歷譜諫惜所載未備亦

未當先生諸表簡而明詳而要顧尚有可商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常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似宜於王迹表中詳敘霸者之事之盛衰以著王迹之熄之漸不得僅摭王朝事名之為王迹拾遺表也孔子言禮樂征伐以陪臣執國命繼天子諸侯大夫之後春秋初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陪臣之事

始於此昭定間陪臣恣睢甚矣萇弘爲周室忠臣亦劉子之陪  
臣也聖門如冉有有若樊遲子路仲弓子羔皆嘗仕於季氏今  
天子諸侯大夫事已詳而陪臣表獨未有似宜增之以備春秋  
世變春秋人物善者固多不善者亦衆表之恐不勝表今以至  
聖與諸賢並列似覺未安諸侯叛王始於鄭莊大夫助君爲逆  
莫甚於鄭之祭仲子元曼伯原繁高渠彌祝聃之屬今賊臣表  
止有高渠彌而祭仲等未載餘亦尚多可議似可不立此表謚  
法爲有土之君及卿大夫老歸者設耳而春秋亡國之君喪家  
之大夫亦有之且有子孫同此一謚者似宜改謚法考爲表以  
逸周書之謚君大夫所已謚者詳列之於左其他時令朔閏等  
表或闡前人所已言或創前所未有敘論考辨說皆証據精



明議論雅正望之若大海之無津涯即之若江河之可挹注真  
今古之竒觀儒林之盛業也椿先君子受春秋於宜興儲仲和  
先生著春秋屬辭比事直書椿駑下未能續父之業於先生書  
非敢妄有論也以先生虛懷故畧陳所見可否惟先生裁之序  
文附到辭義膚謬恐未足用秋間天氣稍涼買舟南下謁先生  
於萬卷樓中彼時再罄餘衷領先生教益未晚也椿頓首謹白

其萬卷中如知有... 文柄臣韓... 非類矣... 矣坐... 今古... 與...



凡例二十條

一是編名大事表凡春秋之無關於天下之故者皆不錄如交兵止七表其餘如鄭衛陳宋諸國之兵爭則不載遊觀及備四時皆不載伯統未興以前及伯統既絕以後其特盟參盟俱不載以其無所附麗也

一春秋周正夏正紛然聚訟胡文定謂夏時冠周月及蔡氏尚書傳謂改時不改月者皆誤今一本朱子說主用周正而以經傳文之關於節候者列為時令表庶開卷瞭然夏正之說不煩攻擊而自破矣

一春秋為魯史其編年自宜用本朝正朔萬無可疑而諸經容有不盡同者如論語說暮春易說卦兌正秋及毛詩春日遲遲四

月維夏秋日淒淒冬日烈烈之類俱是從夏正先儒必欲強而同之所以後人益增惶惑反使周正之說不信不知諸經中偶從夏正者蓋民俗話言之習熟撫時道景之切近爾於三代固通行無忌也今將諸經另列一表附於後庶彼此各不相礙

一杜氏之大有功於春秋者以有長歷一書列春秋年月土地名

一書詳春秋輿地爾今俱不可得見謹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歷列疆域至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庶二書燦然復見云

一朔閏表宜列一年之中氣節氣然與經傳不相關涉如冬至為十一月之中氣孔氏穎達於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謂去年為閏十二月此拘于常歷法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之說爾不知春

秋時歷法錯亂正自不拘杜元凱已不用此法愚嘗如其說從  
僖五年冬至按二十四氣逆推之至前一次閏爲僖元年閏十  
一月月之十一日爲冬至是閏月竟有中氣不必定在前後之  
朔晦也况節氣中氣須按時刻分數今經傳中止得其日耳從  
此板板推算一年之內已要差一日兩日積久益無憑準故略  
而不論

一春秋時歷法錯亂杜元凱長歷俱就經傳上下推校而得與歷  
代常法不同今于日食置閏二項特據趙東山本以唐大衍歷  
與長歷並列上下并附元史律歷志所書春秋日食三十七事  
使學者開卷可知其謬而左傳所書再失閏愈曉然矣

一疆域表止列周王畿及魯宋鄭衛齊晉秦楚吳越十大國其餘

小國不可以疆域言入於列國存滅表內云都在某處為今之某省某府某縣某年為某所滅入某國為某邑庶大小相灌輸有條而不紊云

一春秋列國各有險要如函關為晉桃林武關為楚少習齊之穆陵為晉時大峴鄭之虎牢為漢之成臯河陽為唐李光弼死守以固東京之地鍾離為梁韋叡苦戰以保淮右之方謹列出為表証以後世史事使學者知春秋為後代戰爭權輿庶無失經緯史之意

一春秋舊有地里指掌圖余謂二百四十二年内強兼弱削大小無定形單就分封時地界畫定某國則晉之范武子封邑在今山東之范縣楚之商邑在今陝西商州之雒南縣昭關在今江

南和州之舍山縣者學者反致不曉今以本朝府州縣輿圖  
為定本注明春秋國邑地名別以朱墨庶學者開卷瞭然當日  
強弱之勢具見

一春秋列國地形犬牙相錯有以今之一縣而四國錯壤者如山  
東兗州府之滕縣為滕薛郟三國及邾之絞邑曹州府之范縣  
為齊晉魯衛四國交錯地河南開封府之封邱為衛之平邱宋  
之長邱鄭之蟲牢魯之黃池恐繁多難載今以地之東西南北  
細字分注于上下兩旁具有偏于東北西北東南西南者則書  
于四角庶地里精細分寸俱可按摹而得

一春秋北方諸國以河為境見于傳文者秦晉周鄭衛齊六國為  
多如秦濟河焚舟邲之戰晉先穀以中軍佐濟平陰之役荀偃

沈玉而濟俱不言其何地他如自茅津濟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特志其地名其不言地者乃兩國往來常渡處其特志地名者乃兵出詭道乘人不備故也學者俱弗深考并左傳文法亦懵如矣今特列河道一圖并註明某國濟某處在今某府某州縣東西南北幾里千載河形瞭如指掌而當日行師迂直遠近之勢亦如在目前

一 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別案周定王五年己未為魯宣公七年春秋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河徙後則繞濬縣之南經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禹貢所謂北過泲水至於大陸河徙後已無之矣今列為二圖各詳註其後庶於春秋之河道無誤



一近來地里諸書首推景范氏方輿紀要高江村春秋地名考及皇輿表皆用之然皇輿表以晉條邑為直隸之景州疑穆侯時疆域不到此至以豫章為今南昌景范已辨之而景范於魯兩平陽俱引盟越后庸事高江村刪一存一遂以宣八年城平陽與越后庸盟於平陽兩地混而為一又齊曹兩國俱有重邱景范合而為一於襄十七年衛伐曹取重邱即注東昌府謂曹東北境之邊邑俱未是今俱一一校正

一晉之中牟杜元凱時已不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今開封府中牟縣在大河之南本鄭之圃田地與晉遠不相涉余向日脩河南通志見中牟縣載入佛肸墓以為笑談乃今檢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及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俱以鄭圃田與佛肸墓一齊

收入承譌襲舛非自今日而然也又班固地里志以楚始封之丹陽謂為丹陽郡丹陽縣以衛文公所遷之楚邱混入戎伐凡伯之楚邱俱大謬今俱校正

一春秋左傳說禘與大傳小記祭法國語不同杜預稱禘為三年喪畢之吉祭既大謬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禘不兼羣廟之主單祭始祖與所自出亦未為得近世萬克宗兄弟既辨之矣而其立說間有未安者謹著論數首參以鄙意以俟後之君子論定

一春秋經傳隔今二千餘年先儒舊說容有未當處經後人之推勘而益精如魯之郊禘明堂位以為成王所賜陳氏傳良則謂此東遷以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至僖公始作頌田賦車乘司馬

法以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車輦皆具李氏廉則謂甸止出一乘之人越滅吳史記以爲不能正江淮以北吳越春秋越絕諸書則謂越遷都琅琊在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豫章舊說即南昌顧氏祖禹謂春秋之豫章與今南昌無涉余嘗再四推究知後說爲精當不可易然前說相沿已久不容遽革致啓後人妄作之弊今于表及序文內仍以前說爲據另立一論歷引經史發明後儒之說俾學者知讀書當另出手眼而亦不至輕蔑前人庶彼此兩得云

一杜元凱長歷散見註疏內共百餘條愚嘗百方購其書不得廼以意創爲朔閏表以經傳日之于支爲主而月之大小閏之疏密於是乎定後閱趙東山春秋屬辭列大衍歷與長歷錯互內

有長歷云云與疏中所載不同知另有長歷一書東山時猶得見此本而今無之因就向所定者改正二十餘條俱從東山本蓋以今日欲訂定二千年以前之歷日先之以元凱申之以東山兩先生俱終身殫力于春秋決當無誤讀者鑒之

一凡稱引先儒舊說例舉號然苦人不甚曉如張氏洽之為元德家氏鉉翁之為則堂呂氏大圭之為朴鄉趙氏與權之為存耕孟何之為浚南閻積齋或問中遍舉諸人殊費查檢今一從彙纂例俱列其名除先師先母舅外本朝前輩如望溪先生暨家宛溪亦從稱名之例庶使人一見瞭然非敢唐突前輩也

一 是編凡為目五十經始于雍正甲寅斷手于乾隆戊辰歷十五年隨手輯成不拘次序家貧客遊假館恒在千里外文成輒識

其處又中間十八項曾經失去重復輯錄最後乃得叙論數十首故所志于支前後不無顛倒文義間多重複欲更刪定程子風衣謂刪去便不暢不如仍其舊為妥且從前之苦心不容遽沒感亡友之遺言附識于此

一余于是編備極苦心亦藉諸賢之力氏族世系官制三表則輯于華師道朔閏一表則經始于華生緯而師道訂成之十二圖則華半江一人之力叅校不憚再三則同里沈生崧瞻及鹽城夏生瀛山陽楊生日炳之力為多將伯之助深為銘感不敢忘也

凡例終

卷之六

六

尊卷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春秋綱領

歐陽氏曰傳之于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

朱子曰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貶孟子有幾處說春秋處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如此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聖人不解恁地細碎

先儒說春秋添一字減一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或謂貶天子之失刑可謂亂道夫子稱顏淵不遷怒至作春秋却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穀樹出汗者魯

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  
貶滕子而滕遂至于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  
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子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  
為之也子曰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  
特出于人為惡可信也或又謂春秋多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  
法多不同曰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  
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  
莫識其意是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為豈聖人而出此乎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家奴冢奴猶  
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合其嘗說



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  
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

鄭夾漈氏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聖人光明正大不應  
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自見又  
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況千百載之下而遂逆推千百  
載上聖人之意耶

黃東發氏曰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如國  
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國以罪之及有不  
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  
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  
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故致以危之不月以外

之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道其辭則是非以義理求  
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

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初年  
王室微諸侯強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又強  
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聖人隨時救世之心正如此而世儒乃  
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之所以愈繁多而愈不得其  
真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

呂朴鄉氏曰春秋事成于日者書日成于月者書月成于時者書  
時其或應書而不書者史失之也說春秋者多以是為褒貶愚  
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  
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邱之盟

則日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  
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  
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  
以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穀梁曰惡  
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此類不一而足皆  
疑誤而難通若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則有之矣  
莊三十一年春夏秋三築臺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其  
纔閱三時而大役頻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蝻生則有以見其  
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圍邾秋師還  
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窮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著其興兵之暴昭七年

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志其留夷之久僖二年冬十月  
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書其亢旱之  
甚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著  
其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則著其旬日之  
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見其嘗于災餘之為不  
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若此之  
類蓋于書日見之

左氏熟于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于理而其間有害  
于理之正學者不可不知也左氏之失實如楚之荐食上國賴  
桓文出攘之其功偉矣然桓文豈能驟舉而攘之必先翦其手  
足披其黨與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

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左氏于侵蔡則曰為蔡姬故于侵曹伐  
衛則曰為裸浴與塊故其病在于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  
攘夷安夏之績皆晦而不彰則左氏未可盡以為據也至公穀  
之害理甚眾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啓  
後世妾母陵僭之漸穀梁論世子蒯瞶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  
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長父子爭奪之禍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  
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  
受辭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  
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

公羊則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  
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公羊則以  
為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是非易位  
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  
非也其為害豈不甚于叙事失實也哉而何休之謬為尤甚元  
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耳而何休則曰春秋紀新  
王受命于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何休則  
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公羊  
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何休又為之說曰春  
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于羣公子也使後世  
有親厚于同母之兄弟而薄于父之枝者未必不自斯言啟之

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其言固有據也  
何休乃為之說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  
有惑于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不自斯語禍之若此之  
類不一而足三子之釋傳惟范甯為少過其于穀梁之義有未  
安者輒曰甯未詳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  
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程積齋氏曰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  
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大  
凡春秋一事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  
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慎卒至不可救者比比皆是必  
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

此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而先儒或略之乃于一字之間而究其義此穿鑿附會之所由來也

張彛歎氏曰諸儒多以稱字為褒內如季子來歸外如宋子哀來奔皆以為褒其賢也顧于析邑歸仇之紀季則賢之而于因亂復國之許叔則又罪之于蔡季歸國則賢之而于蕭叔朝公則又罪之于高子來盟則賢之而于仲孫省難則又罪之至華孫來盟義不可通則又以為義不係乎名說終不得而定朱子曰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有個子突夫子因舊史存他名字如何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推此則知爵氏名字不關褒貶

三傳言侵伐各不同李氏駁之極是文定以為聲罪致討曰伐潛



師掠境曰侵亦未盡然也蓋伐云者執言而來陳兵于境必服而後去之不服則戰不戰則守守之固則圍之守之不固則入之故春秋書伐之後則有或戰或圍或入之事而書侵則無之無所執以為言入其境而即去志不在于服之不及其戰何用其守不暇于圍何至于入至以為潛師晉定公合十八國之諸侯有事于楚而召陵書侵非潛師可知矣又以侵為貶辭然易稱利用侵伐大雅稱侵阮徂共秦誓曰侵于之疆則侵非不善之辭又如魯受伐則書伐受侵則書侵據實書之何係乎褒貶哉

諸儒以為春秋于內大惡諱然諱弑書薨而且以不地著之而桓宣翬遂之為賊文姜哀姜之與弑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孰有

大子國母宣淫之醜乎孰有大子朝齊朝晉朝楚之辱乎孰有  
大子郊禘蒐闋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逆祀而躋僖公  
瀆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子刺公子買公子偃之殺無罪乎孰  
有大子正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斂民財乎則備書于冊而  
又何諱蓋聖人正惡夫禮樂變為干戈仁義混于功利諸侯強  
而荆蠻橫小侯滅而大族興篡弒叛亂接跡于世而作春秋以  
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則春秋亦可以不作矣

諸儒以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為褒貶然考春秋初年內  
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中葉以  
後外無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褒之也褒貶在  
事不在氏族名字

春秋書葬不書葬內而赴于諸侯以禮葬則書不以禮葬則不書外而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公穀以爲君弑賊討則書葬賊不討則不書葬殆未盡然也

春秋之作非以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也會盟有見于傳而經不書者或于大故無關或又煩而可省諸儒以爲惡而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

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而皆諸侯之事故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者亦從略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諸儒于前之書人者概以

為貶至于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將卑師少于後之稱名稱帥師者概以為無貶至于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不待貶而惡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朱子曰夫子只是將當時之事實寫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若云去其爵予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却是謬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有將卑師少而稱人或貶而稱人然又有宜貶而書爵者如成四年鄭伯伐許傳謂稱鄭伯以著其惡是也又有不宜貶而書人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胡氏謂有服展喜之善諱齊侯而書人者是也以一事而前後異書同一報怨文二年伐秦報彭衙之役四國貶稱人而三年伐秦反書晉侯以一時而美惡同稱如同時會伐成三年晉合宋衛

伐鄭鄭附蠻夷盟主有辭于伐故晉侯稱爵然宋衛又以背殯越境而亦書爵矣忽以稱人貶忽以稱爵貶忽又以稱爵為無貶莫善于齊桓之伐楚次陘而書爵莫惡于楚成之執宋公伐宋而亦書爵則後世何所取信哉夫春秋大義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諸侯非有王命不得興兵故通經書伐二百一十有三皆譏也而其罪之輕重則各以其事見義不關乎稱人與稱爵也茅堂胡氏謂讀經當看大旨有疑且闕之此最是讀春秋之法于可疑者而必欲為之說則穿鑿傳會而大義反為之晦矣如書執國君十有三惟宋執滕子嬰齊晉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嬰齊書名遂失國也然晉人之執虞公非遂失國乎何以不名或曰自外于齊盟也負芻弑君之罪不更甚于外齊盟乎何以不

名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外之楚誘殺戎蠻子例當書名而不  
書或曰夷狄相殘略之執戎蠻子例不當書名而書名皆臆說  
也春秋大義不過罪其不以王命而執諸侯書以著其無王之  
罪耳罪當施于執者不宜施于受執者無名之道也或曰衍文  
蓋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經書諸侯出奔十有二  
惟衛侯成公出奔楚衛侯獻公出奔齊邠伯來奔不名或曰衛  
鄭不名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衛侯衍何以不名乎或又曰著衍  
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也北燕伯欵蔡侯朱莒子庚與邾子益  
亦立以正者又何以名乎邠伯來奔據傳太子朱儒竊地來奔  
此正突朔之比何以反不名乎春秋大義不過罪其遁逃苟免  
書以著其失國之罪耳諸侯失地書名其不名者或曰闕文蓋

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執君不名執君歸書名其  
執也大義罪執之者其執而歸書名也大義罪受執者所以著  
其嘗失國為後世戒也而曹伯負芻之歸不名或曰天子赦之  
責王之縱釋有罪若名負芻以正其罪不更可以著王之釋有  
罪乎又如書國滅出奔大義責其不能死社稷耳而譚子弦子  
溫子不名徐子章禹獨名或曰徐子旣已服吳而出奔責其無  
興復之志也然何用知三君有興復之志而不名乎或曰不名  
史失之蓋疑之而未可定也闕之可也闕之無害于春秋之大  
義也

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虔疑者以為羨文蓋以  
齊滅紀滅萊晉滅虞虢楚滅夔皆滅同姓而未嘗書名楚誘殺

春秋卷之九  
戎蠻子亦不書名也然春秋書衛滅邢雖不書名而滅同姓之  
惡著矣書楚誘殺蔡侯雖不書名而楚虔猾夏之惡著矣不以  
書名而罪加增不以不書名而罪加減雖謂之羨文可也

趙東山以魯與邢俱周公之後衛滅邢而魯不救為無親故聖人  
特名衛侯以示親親之道雖罪衛而意實責魯此正朱子所謂  
桑樹著刀穀樹出汗者

程積齋說春秋不書常事凡崩薨卒葬皆以為聖人有故而書此  
亦是鑿

春秋綱領終



春秋大事表目錄

錫山顧棟高復初纂輯

同學諸子參訂

春秋時令表卷一

附旁通諸經共七種

尚書禮記

毛詩

易經

周禮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一

隱

桓

莊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二

閔

僖

文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三

宣

成

襄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四

昭

定

哀

春秋長歷拾遺表卷三

春秋列國疆域表卷四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卷五

春秋大事表

目錄

萬卷樓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上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中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下

附列國地名考異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一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二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三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四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上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下

春秋列國險要表卷九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春秋列國表

春秋列國表

諸國圖書  
ZHUJI LIBRARY

春秋列國官制表卷十八

春秋列國姓氏表卷十一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上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下

春秋刑賞表卷十三

春秋田賦軍旅表卷十四

春秋吉禮表卷十五

春秋凶禮表卷十六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上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下

春秋軍禮表卷十八

春秋大事表

目錄

萬年表

春秋嘉禮表卷十九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春秋王迹拾遺表卷二十

春秋魯政下逮表卷二十一

春秋晉中軍表卷二十二

春秋楚令尹表卷二十三

春秋宋執政表卷二十四

春秋鄭執政表卷二十五

春秋齊楚爭盟表卷二十六

春秋宋楚爭盟表卷二十七

春秋晉楚爭盟表卷二十八

春秋吳晉爭盟表卷二十九

春秋齊晉爭盟表卷三十

春秋秦晉交兵表卷三十一

春秋晉楚交兵表卷三十二

春秋吳楚交兵表卷三十三

春秋吳越交兵表卷三十四

春秋齊魯交兵表卷三十五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卷三十六

春秋宋鄭交兵表卷三十七

春秋城築表卷三十八

春秋四裔表卷三十九

春秋大事表

目錄

三

萬卷樓

諸  
ZHUJILIBRARY

春秋天文表卷四十一

春秋五行表卷四十二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一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二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三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四

春秋闕文表卷四十三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卷四十四

齊滅紀始末  
宋滅曹始末

鄭滅許始末

春秋亂賊表卷四十五

春秋兵謀表卷四十六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卷四十七

春秋杜註正譌表卷四十八

春秋人物表卷四十九

春秋列女表卷五十終

附錄

敘說論考辨目錄

春秋時令表敘

時令表後敘

春秋朔閏表敘

春秋長歷拾遺表敘

春秋列國疆域表敘

春秋大事表

目錄

四

萬卷樓

諸子圖書  
ZHUJI LIBRARY

周疆域論

魯疆域論

齊疆域論

晉疆域論

楚疆域論

宋疆域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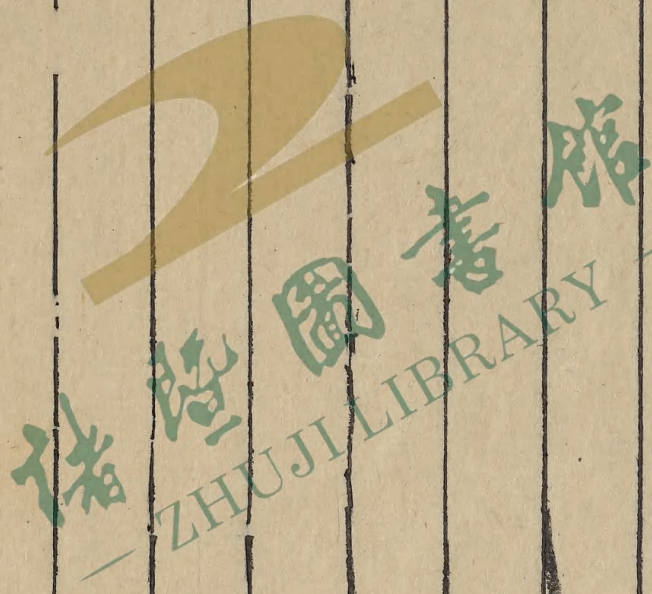
衛疆域論

鄭疆域論

秦疆域論

吳疆域論

越疆域論





列國疆域表後敘

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論

晉公子重耳適諸國論

史記於越滅吳後與吳越春秋越絕諸書所載各不同論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敘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敘

春秋時厲賴為一國論

齊穆陵辨

春秋列國都邑表敘

春秋時之滑非今滑縣論

兩楚邱辨

春秋時衛莘地為今東昌府莘縣論

春秋秦自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春秋時藪澤論

春秋時海道論

春秋秦晉周鄭衛齊六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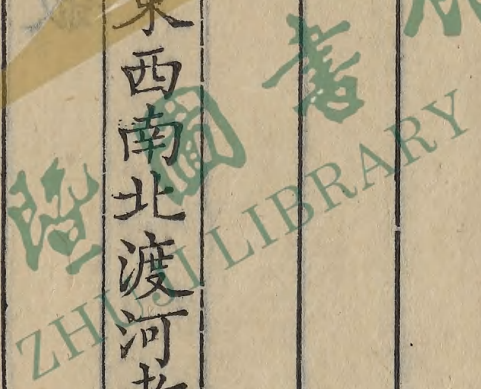
書渡河考後

春秋不書河徙論

春秋列國險要表叙

春秋列國不守關隘論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敘



春秋列國官制表叙

春秋列國姓氏表叙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叙

春秋刑賞表叙

春秋田賦軍旅表叙

邱甲田賦論

春秋吉禮表叙

附先師高紘超先生復舅氏書

三傳禘祫說

書禘祫說後

魯無文王廟論

春秋大書表

目錄

六

萬卷樓

諸子圖書  
ZHUJI LIBRARY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辨萬氏季楚論禘之失

禘祭感生帝說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後

春秋凶禮表敘

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文十六年毀泉臺論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論

昭八年葬陳哀公論

定十五年妣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孺卒

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諸  
ZHUJI LIBRARY

左傳喪畢吉禘說

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春秋賓禮表敘

春秋軍禮表敘

春秋嘉禮表敘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敘

春秋王迹拾遺表敘

春秋魯政下逮表敘

春秋晉中軍表敘

春秋楚令尹表敘

春秋大事表

目錄

二

高長一樓

楚令尹論

楚子囊城郢論

春秋宋執政表敘

春秋鄭執政表敘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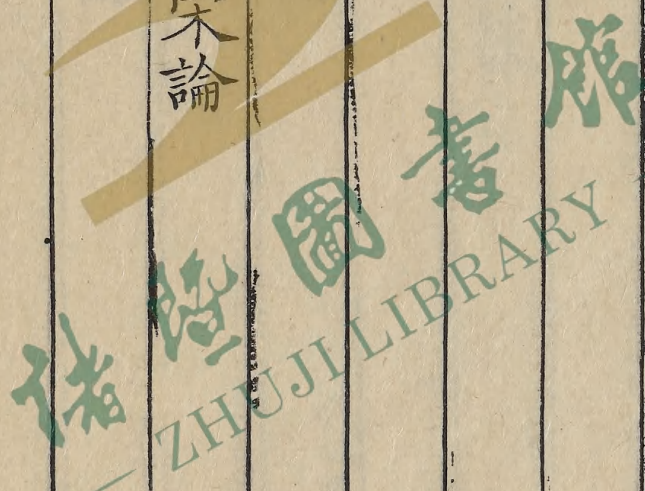
春秋齊晉外尤加意于宋論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為門戶論

晉悼公論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春秋吳楚交兵表敘

吳楚柏舉之戰論

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大事表

目錄

高宗妻



春秋城築表敘

春秋四裔表敘

赤狄白狄論

戎狄書子論

范為士會封邑考

春秋天文表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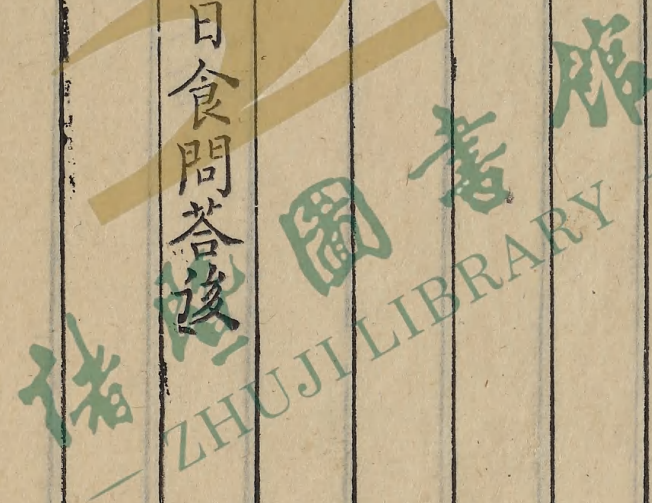
書萬充宗黃黎洲春秋日食問荅後

春秋五行表敘

春秋三傳異同表敘

春秋絕筆獲麟論

春秋入國滅國論





書萬季堃黃黎洲春秋柎廟問答後

春秋闕文表敘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論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敘

春秋亂賊表敘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春秋逐君以自奔為文論

許世子止弑其君論

孔子請討陳恒論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賊不討不書葬論

春秋兵謀表敘

春秋左傳引据詩書易三經表敘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春秋杜註正譌表敘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春秋人物表敘

鄭莊公論

鄭莊公後論

鄭莊公第三論

衛石碻論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諸  
ZHUJI LIBRARY

鄭燭之武論

衛蘧伯玉論

列國謚法考

春秋列女表敘

衛夷姜晉齊姜辨

春秋大事表目錄終

諸  
ZHUJI LIBRARY

不刊之書

真善本

淡黃表...  
身...  
...  
...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讀春秋偶筆

春秋一書一以存綱紀一以紀世變如吳楚本僭稱王春秋止書曰子又如吳楚之君不書葬此聖人之不因魯史特削以示義所謂存綱紀也又有世變所趨不得不存之以紀其實如楚始書荆人繼書楚人後書楚子此因其勢漸盛交通于中國魯史書之聖人亦因而不變所以紀世變也若概書曰荆則蠻夷猾夏之實轉不可得而見乃或以為嘉其慕義而進之或因一事之合禮而褒之皆非也罪莫大于觀兵問鼎而聖人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諸儒又將何說哉

春秋中葉或前書楚子後書楚人又書楚師後又復書楚子諸儒以為褒貶所係皆非也如城濮柏舉俱戰稱楚人敗稱楚師蓋

立文不得如此爾其餘或書爵或書人以君不在而大夫將則稱人或以討賊之義予之則稱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如蔡人殺陳佗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間有君將而亦書人者如齊人伐我北鄙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亦義存乎其事故不以稱人為貶如以為貶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滅蕭伐宋圍宋其憑陵上國甚矣聖人反書爵以予之乎

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眚鄭棄其師成宋亂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特筆不必屬辭比事而可知者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者如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至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首尾凡十七年書紀凡十四事著齊首滅國而紀委曲圖存終不得免憫紀之亡而傷齊之暴

也桓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嬴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年之中連書六事皆為昏文姜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後盟于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三年之中連書十四事皆為昏哀姜志閨門之禍謹履霜之漸詔天下後世以閑有家之道也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灤至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兩年之中連書九事志魯桓之見殺于齊而魯吞聲飲恨為可憐而可痛也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至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志齊襄之淫恣夫人之無耻而魯莊之忘父事仇縱母淫奔更會狩會伐以取媚至元凶就殛而後已為悖天而逆理也自莊九年齊人殺無知至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志莊公之忘父仇而欲

定仇國納子糾又見殺與齊為難至桓公定伯而後已也自僖  
十七年齊侯小白卒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  
首尾十一年連書凡三十四事志宋襄嗣伯無功荆楚暴橫莫  
制諸夏瀾倒汲汲有左衽之憂而晉文之出為刻不可緩也自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至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兩  
年之中連書凡二十三事志晉文之一戰而伯諸侯翕然背楚  
歸晉如日中天患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自僖三十三年晉敗  
秦師于殽至文五年楚人滅六六年之中書晉秦楚三國凡九  
事志秦晉搆難晉人失援而楚得滅江滅六鷗張無忌也自文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首尾  
凡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事志楚莊桀驁晉伯中衰楚得挾義



聲以鞭笞列國馴至入陳服鄭并得宋幾有天下之半也自宣  
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及笙  
遂奔齊九年之中書歸父凡八事志宣公德襄仲而寵任其子  
主會盟專征伐頓出季孫之上卒至力小任重謀去三桓君薨  
而身見逐也自成二年楚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至  
襄二年公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首尾凡十九年書晉楚凡十  
一事志楚勢鴟張鄭尤屢服屢叛雖以鄢陵之勝而不能得鄭  
必扼其要害而後乃服從也自襄元年圍宋彭城至十一年會  
于蕭魚書晉楚魯宋陳鄭凡三十四事志晉悼再伯勤宋以為  
伯之始服鄭以為伯之終晉盛而楚不能抗也自昭二十二年  
天王崩王室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

王凡十四事志王室不綱晉亦失伯不能急救天家之難陵遲至十年之久也自昭二十五年鸛鵒來巢至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首尾凡八年書昭定之廢立二十四事志季之強橫昭之屈辱而天下無伯之非細故也自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八年之中書邾魯凡十一事志三家死君忘父定公骨未寒而殘虐邾國卒至吳齊交伐而後乃悔禍而存亾國也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真如枯旱之望雨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于字句之外而豈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為褒貶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

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復熾  
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  
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  
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甯交政中  
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為戰國矣孔子謂自諸侯出自大夫  
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發凡起例逐年有發端逐代有  
結案有起伏有對照非可執定一事以求其褒貶也

春秋大患在楚堪敵之者惟晉然必晉與秦合而後可制楚僖二  
十八年書晉侯宋公齊師秦師戰于城濮晉秦合志晉伯之所  
以盛文十六年書楚人秦人已入滅庸秦楚合志晉伯之所以  
衰此對照也中原之要害在宋鄭晉得鄭則可屏蔽東諸侯楚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四  
得宋而患且及魯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而其年春公孫  
歸父先會楚子于宋此楚伯之極熾也襄十一年諸侯會于蕭  
魚而楚旋執鄭良霄不復以鄭為事此晉伯之極盛亦一對照  
也齊伯息而宋興宋襄死而晉興晉成景不競而楚莊熾楚莊  
死後幾及二十年而晉伯復盛此起伏也齊合江黃為召陵之  
師而江黃卒見滅于楚晉合齊秦以戰于城濮遂一戰而伯此  
對照也秦自殺之戰仇晉而與楚合晉伯不競者數十年晉不  
得不通吳以犄楚成十五年會吳鍾離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  
晉楚俱衰而吳復熾與晉爭伯黃池之會此結案也齊桓之發  
端在北杏首欲得宋屢為興師伐鄭伐邾至僖十五年牡邱之  
盟宋即伐曹以與齊貳此結案也宋襄之發端在麇之戰以立

孝公攘齊之伯至敗泓之後齊即伐宋圍緡此結案也晉文之發端在踐土以尊王迨其末也昭三十二年會諸侯城成周亦以勤王室此結案也夫子直書其事而天下之大勢起伏自見褒貶即存乎其間矣

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此發端也至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是結案志蔡之積怨而能報楚而褒即寓其中矣自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發端也至昭八年楚師滅陳是結案志陳之招楚適自貽患而貶即寓其中矣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此發端也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是結案志鄭之志在吞許歷二百

八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鄭之暴而中間之許叔入許及許之  
四遷鄭之屢次伐許圍許皆其聯絡照應也僖十五年宋人伐  
曹此發端也至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結案志宋之  
志在并曹歷一百五十九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宋之暴而中  
間之盟于曹南及屢次之圍曹伐曹皆其聯絡照應也成七年  
吳伐郟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是結案志吳之暴興  
而亦速斃而中間之入楚破齊與晉爭伯皆其倏忽變幻也隱  
四年書翬帥師而十一年有鍾巫之禍宣二年書公子歸生帥  
師而四年有解鼂之禍宣元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而二年  
有桃園之禍成六年八年九年連書晉欒書帥師而十八年有  
匠麗之禍此起伏之在十年以內者蓋弒君有漸其本要在執

兵權不至弑君不止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數侵伐不至滅國  
不止聖人灼見諸國之時勢亂賊諸人之心事而次第據實摹  
寫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盟會不書公左氏俱以為諱不知此經文偶闕公字耳公穀現有  
公字又當如何立說國惡莫大于成宋亂及文姜之如齊如莒  
此而不諱何獨諱此乎

余於先儒及近代春秋說瀏覽幾遍然十分愜意者頗少惟孫明  
復孫莘老及陳君舉三家為差勝餘如程積齋或問家則堂詳  
說儘有佳處然俱以春王正月為夏正鄭漁仲亦祖其說最後  
讀黃東發日抄亦無確見姑從戴岷隱在東宮所講謂三代雖  
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何其不細玩經文而但惑于

冬不可為春之說也此不須別說只經文春無冰及春王正月  
日南至二句便確然是周正無疑只張翠屏先生春王正月考  
是不磨之論葉少蘊夢得說執曹伯昇宋人謂宋人下當闕一  
田字此千古隻眼然以十二公配十二月周官三百六十職配  
三百六十日迂駭可笑趙木訥多于三傳之外摹擬揣度另造  
事端亦未可信惟

本朝方望溪及張彝歎二先生所著得聖人之心什八九矣

鄭夾漈謂說春秋有三家有以春秋為一字褒貶者有以春秋為  
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一  
書字字冰霜劒戟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有貶無褒之  
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慘刻也泥褒



貶俱無之說則春秋又似叢語瑣說聖人又非無故而作經也  
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于一  
字上求褒貶耳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邱竊取之矣如以為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  
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  
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  
有以春秋為有筆無削者是即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即  
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如襄公親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吳  
豈有不遣卿大夫往會吳楚葬之理而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  
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  
公在楚見之昭公昏于吳不書而于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  
秋子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  
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為  
有筆無削則春秋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為經世大典乎

春秋有以一事而繁稱不殺曲折盡意不煩傳說而顯然明白者  
如隱七年春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十六  
言則志王室凌夷外裔肆橫衛不修方伯之職魯不行報聘之  
禮為可誅也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  
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凡三十言則志公納寵賂  
成篡弒而又薦于周公之廟為蔑王章而紊祖制也莊八年春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

齊師秋師還凡三十言則譏其老師費財連結與國親仇讐而  
滅同姓也宣四年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凡十  
五言則譏其恃強凌弱強人從我借公義以濟其貪欲也成二  
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凡四十三  
言則譏其以忿興兵魯四卿並出三國之大夫皆以名見兵權  
下擅爲大夫執政所自始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凡二十七言則譏  
其違天僭禮可已而不已也此非貶乎而謂藉一字以貶乎僖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凡四十二

言受盟而退不用力征僖二十八年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凡五十二言一戰勝楚天旋地轉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凡十八言行師得禮卒格遠人此非褒乎而謂藉一字以褒乎又如盟會邾莒滕薛皆稱人雖晉宋亦間有稱人者略之也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扈三次會盟俱不列序諸侯而定四年召陵之會十八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楚瓦不仁從楚諸侯悉起從晉而荀寅以求貨而失此機會為可惜也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十四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棄疾新立楚方內亂晉復得宗諸侯而叔向徒盛兵威而失

此機會為可惜也此皆有關於天下之大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勢數變如高山大川學者須高處立大處看形勢曲折高低起伏自見若區區執定一句又求之一字兩字如鑽入鼠穴聖人之心不得出矣

春秋又有各為一事不宜連屬看者如莊二十二年肆大青與下葬文姜自是兩事而穀梁彊連之謂文姜罪本不應葬若不赦除眾罪而書葬為嫌天子許之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自是兩事而公羊彊連之謂殺大夫不死曹君之難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十五年韓原之戰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文十二年祀伯來朝與下子叔姬卒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來朝時請絕

叔姬而無絕昏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自是兩事  
而公穀彊連之謂單伯淫乎子叔姬支離扭捏增造事端此以  
屬辭比事而誤用之者也

先儒說春秋為孔子之刑書凡誅殺爵命之見于經者皆罪也如  
天王殺其弟佖夫此不當殺而殺也殺王子朝則不書矣宋公  
殺其世子痤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不當殺而殺也鄭殺其世  
子華則不書矣刺公子買刺公子偃皆無罪也殺公子慶父則  
不書殺公子牙則變文書卒矣春秋書爵命三皆譏天王之濫  
賞也他如錫齊桓公命錫晉文公命錫晉惠公命錫衛襄公及  
齊侯環命無論當否皆不書此詳內而略外也謂聖人貶桓文  
之功而削之亦非也僖王以一命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此最害

理而春秋不書此時晉未通于中國不告故魯史亦無從而書也。大抵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之一法。

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据左傳華督亦見殺。督為正卿。宋之赴告自必先于牧。此是魯史書之而聖人削之也。近日毛大可氏乃云此是宋人不赴故不書。若云孔子削之是絕人自新之路。唐堯衛武俱稱晚蓋此論殊謬。夫弑君大惡豈有可改過自新之理。堯篡帝摯衛武弑其兄和而自立。此野史誣罔之言。豈可信乎。此過執春秋因魯史之言而失之者也。未修之春秋明見于左傳者有二。其一見宋華耦之言曰臣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其一見衛甯殖之言將死召

惠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各國皆書魯之春秋亦然而仲尼一因之一改之曰衛侯出奔齊以自奔為文蓋弑君則責在臣子之討賊君出奔而將來復入為君如此書自覺非體書君自出奔以全君臣之分也此聖經改魯史之鑿然可據者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蓋孔子作春秋天王亦在誅貶之列然不過直書其事而自見如隱公不朝聘天王而王遣使賜惠公之妾桓公弑其兄而王追錫桓公命文姜弑其夫齊襄淫其妹而王使魯主王姬之昏三綱淪九法斃昭然具見初不必名宰咺王去天以示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桓文亦假托其事者故聖人亦有取焉然齊桓之一匡九合可取而其



滅譚滅遂降鄣之罪不得為桓公諱也晉文之勤王定伯可取  
而其名王巡狩擅執衛侯之罪不得為文公諱也蓋春秋只列  
各人之供招罪狀未嘗判斷謂某人應得何罪某人應麗何條  
朱子云當時只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判定云張三  
應杖六十李四應杖四十

春秋云諸侯盟于扈

見文七年

從此無天子曰大夫盟

見襄十六年

從此無諸侯

齊桓死而僖公至以楚師伐齊取穀晉伯息而哀公兩會吳伐  
齊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

胡傳云王朝命大夫例書字附庸之君例書字案尊卑有定位若  
諸侯書名而大夫書字侯伯書名而附庸之君反書字聖人之  
立法疑倒置矣此不過因邾儀父及王人子突稱父稱子有類

于字耳不知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  
 父之為字也齊子糾鄭子儀子疊子臧子華皆名也無以見子  
 突之為字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邾子克是儀父之子不得謂儀

父之名

方氏苞曰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耳儀父之卒當于桓之末年

史稱定哀多微辭而聖意未嘗不顯然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  
 二年春王正月三書公在乾侯公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公死于客殯而定公受國意如之  
 情事顯然矣六次如晉至河乃復則季氏連結晉之權臣伸縮  
 由已而公束手受制之情事顯然矣城啓陽及屢次用師于邾  
 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則兵權一手掌握而欲吞滅列國以自肥  
 之情事顯然矣兩次會吳伐齊皆書公齊為仇讎之國三子坐

享厚實以危難之事委其君欲陷公死地之情事顯然矣此皆  
聖人所親見故備書之當日史官為季氏之黨阿奉意指未必  
能詳盡如此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有滅同姓而不名者如齊侯滅萊楚子  
滅夔晉滅虞滅虢是也有失地而不名者如齊人滅譚譚子奔  
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人滅温温子奔衛是也戴記乃出公  
穀之後拾三傳之緒餘以成文耳學者顧欲據禮以論春秋過

矣

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然宋子疑為姜文失國書名獨徐子章禹先  
母舅云且須闕之闕之無傷于春秋之大義不得以一事著為定例

惟滅國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其君之名如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  
男斯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晉人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滅鼓  
以鼓子戴鞅歸此不過因赴告之辭耳蓋滅國則但以得地告

至其君則但云奔某國不必及其名也以其君歸則須有獻俘之禮不名則不可以告宗廟因而赴告列國魯史書之聖人因而弗削初非名之以甚其罪亦非不名以滅其罪也夫遯逃苟免與身為囚俘其失守宗祧之罪等耳直書而義已見何用名與不名以別其輕重乎

黃東發謂學春秋者只當就春秋之世以求聖人之心此語最合後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如彭衙之戰文定謂宜加以文諭不從乃更告之天子方伯不宜遽興師與戰晉悼三駕或謂遠人不服當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服之如此則當安史之亂唐室只須仗義執言不煩李郭之苦戰而聖人當日遇着桓黜亦可以禮感化何為微服而過宋乎無怪乎明季

闖寇憑陵畿甸垂破而儒臣名對猶以舞干羽為言者此種議  
論則讀聖經乃是喫藥何益于救世哉

春秋何以托始乎隱或謂以隱之讓國而賢之或謂春秋托始于  
桓王皆非也東遷後弑君之獄自衛州吁及魯桓公始而桓之  
弑隱實有以名之寵任羽父及菟裘不早斷馴致大禍故曰為  
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春秋凡書城築皆譏無論時不時也城郟城中邱則以怯敵書城  
向城諸及鄆則以啓釁書城費城成郛則以三家營私邑書城  
漆城啟陽城邾瑕則以恃強凌弱小書城杞則以受役于強大  
書其非時與帥師者則罪又甚焉蓋春秋一書聖人特書以垂  
戒為百王法未有無故而書者也魯方百里五所統凡數十百

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城壞而修亦極常事何足重煩聖人之筆乎

外此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為聖人許之乎曰此春秋以紀世變也天王失政外裔交侵小國不能自立賴桓公脩方伯之職帥諸侯起而城之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思伯子之亦傷之也降此而城成周抑又甚焉王室內亂流離顛越十年之後又乞城于諸侯書此而天王之孱弱晉伯之怠緩俱可概見此皆有關於天下之大者凡褒貶無關於天下之大故不書

二百四十二年君卿大夫之賢奸善惡千態萬狀而欲執書名書字書族書爵書人書滅書入及日月時等十數字以概其功罪為聖人者亦太苦矣不知下筆時費幾許搖頭苦吟竄易數四

而後斟酌定此一字作春秋不亦勞頓乎如此幾同俗吏之引  
例比律與鯁生之咬文嚼字聖人心事光明正大決不如此春  
秋只須平平看下去自如岡巒之起伏世運十年而一變或數  
十年而一變聖人第因其世變而據實書之如春秋初年猶以  
滅邑為重至其後則滅邑不書而滅國書矣猶有未賜族之大  
天須命于王朝至其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與族者矣春秋中  
葉猶書諸國伐我北鄙南鄙東鄙至定哀則直書伐我直造國  
都而四鄙不足言矣荆初年猶舉號繼而書楚人繼而書楚子  
最後但書楚之大夫兼及吳越南風滋競中夏反受其蔭庇矣  
列國會盟征伐初皆書君其卿大夫則稱人無有以名氏見至  
末年而但書大夫之名氏政自大夫出而君位幾如贅旒矣通

春秋之蒐狩皆書公至定哀之蒐狩不書公君無一民一旅其得失皆與君無預矣此皆春秋大變故而聖人書法第據當日之時勢初非設定一義例謂有褒貶于其間也

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胡文定謂凡書救未有不善此亦不可以一例拘也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聖人非是許楚乃是罪鄭衛唐討吳元濟而王承宗李師道救之豈得謂許其當救乎僖十八年狄救齊聖人則深罪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內亂宋襄繼伯反為搆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蓋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

凡伐而書次則善其節制僖四年齊桓伐楚次于陘襄元年晉悼



伐鄭次于郟是也次而書侯則惡其妄動莊八年師次于郎以  
俟陳人蔡人師及齊師圍郕是也救而書次則惡其怯懦觀望  
僖十五年救徐次于匡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  
也外裔而書次則惡其窺覘中夏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是也又如莊二年公次于滑則譏其救紀無功定九年齊衛次  
于五氏十三年垂葭十五年渠蔭則志其攘伯生事俱要合上  
下文之事與辭而觀之則褒貶各見單執一次字以為書法之  
例何從得見聖人之意

會禮之簡者曰遇非善辭也然亦有褒者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  
于魯濟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邱齊桓執謙以就宋魯以  
是能得諸侯此褒也他如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則惡

其急于成昏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宋衛遇于垂則惡其比周結黨又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則越禮之甚褒貶不同如此而可執一字以為定例乎

春秋書初書猶書遂俱聖筆頰上添毫處書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書初稅畝以志橫征之始猶繹猶三望是譏其可已而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未盡廢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偃陽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他如曰誘殺曰以歸曰取師曰大去曰棄師曰逃歸曰殲曰戕曰用皆聖人用意下字此其顯然可見者

春秋書地震山崩是為天下記異公羊得之左氏專指晉者非也

僖十五年  
沙鹿崩

隕石六鷁則專為宋宋襄創伯六年屢挫折于楚是六鷁退飛之象外災不書以宋有關於天下之故書之

春秋誅貶非特不于一字上見併當於不書處見之如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則下當書云師及衛師伐戎執戎子某歸于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衛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魯慢天王為不臣失刑誅為不君而公孫敖之罪不足言矣又如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則下當書云公及晉侯及其其國入京師誅子朝王室復定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迭勝迭負劉單之拮据萬狀直至二十五

年會于黃父期納王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無勤王之義均無所逃而王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則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侯伐衛殺州吁立公子其而其下寂然直至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殺係衛人自殺立係衛人自立天王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而衛人擅立君之罪反其小焉者矣入春秋失政刑于是始嗚呼此經之所以托始乎隱也

聖人所以不得已而予桓文者只為桓文是假行天子之事如上書狄伐邢下即書齊人救邢上書狄入衛下即書城楚邱楚三伐鄭而桓公為櫜貫陽穀之會有名陵之師楚合四國以圍宋而文公侵曹伐衛有城濮之戰楚以彭城封魚石而悼公合諸

侯圍宋彭城魯為齊困非晉不解此如病急求醫縣報殺人  
有司遣人拘究不踰晷刻細檢伯統未與與伯迹既熄以後則  
有坐待其斃聽人之白晝劫殺而已矣光景截然大異從此處  
着眼而聖人褒貶微意與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處和盤托出紙  
上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博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  
天子之事然謂聖人筆削代天子行事者則又非也曩歎張氏  
謂春秋非是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最得春秋之旨細看  
全經如三錫命是獎篡弑褻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列侯上傲  
王命內相篡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奔喪會  
葬而王遣使求車求金典禮一切廢壞聖人只是于此等標明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王迹不行于天下處而誅貶自見如齊桓殺哀姜于夷大義滅  
親此正是合天討處而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細看一路上  
文而僖公此舉已是大錯聖人之意明白具見何必去一姜字  
乃為示貶乎

列國來朝四十未有書名者獨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書名左  
氏云賤之或又以為嘗失國林氏曰貶穀鄧遠在方城之外無  
為朝魯朝桓諸侯必若穀鄧而後貶皆曲說也失國書名只當  
其竄逐苟免之時書之耳穀鄧來朝則現為君非失國也若謂  
其以前嘗失國則衛成公出奔顛沛甚矣不聞終成公之世皆  
書名也蓋桓公篡弑已歷七年至此遠國來朝且兩國更迭來  
志得意滿接見于廟令史臣書之以為美談誇詡宋鄭諸列國

聖人因而弗削正以見桓公之自多大意在責桓非責穀鄧也  
若責其黨逆則桓公當日歸獄為民事極隱秘天王不加討近  
隣不問罪穀鄧遠在二千里之外何從知為篡逆而求之備乎

亦可謂欲加之罪矣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於懼楚當日以魯為周公之後故朝魯以求死而公亦以此自喜鄭魯所畏鄭會鄧而鄧朝魯其書

名以震矜之此當日之情事也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凡無主名及賤者皆稱盜故聶政之殺俠累  
綱目只書曰盜雖以子房博浪沙之擊史記只書曰遇盜以其  
大索不獲也左氏曰公孫翩則是明有其人且係貴族何為不  
明正其弑君之罪而諱之曰盜乎公孫辰三人以賊黨而猶列  
其名公孫翩以首禍而顧免于罰且文之錯已殺翩則罪人斯  
得則當書曰蔡公孫翩弑其君蔡人殺翩以伸討賊之義又何

為作此疑獄乎大抵是奸人卒起不意衆疑是三人所為逮後或殺或逃而姑以性霍二人當獄耳其實不可得而指名也學者寧信經而舍傳為是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自是立文宜如此增一天字便覺不順如王師敗績于邲氏之戎不可云天王師也諸儒泥于去天為貶之說遂舍鄭伯滔天之罪而謂桓王不宜以小故與師自取敗辱宥臣責君悖舛滋甚又如僖二十八年兩次朝于王所義當責晉責諸侯不宜責王而反去天以貶王可乎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先儒云人者衆辭言夫人之所得討固然然愚謂責天王意較重討賊係天子之事列國有篡弒天王當遣方伯連帥討而誅之何待衛人蔡人



齊人之殺乎書人以明一國之私討非天王之公討也由是征伐不自天子出自諸侯出矣

書衛人蔡人齊人之殺弑君者討罪不自天子出矣書齊侯衛侯之胥命德不自天子出矣皆譏天王之失政也三傳謂善胥命固非張氏洽謂罪齊衛猶落第二義

莊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明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此天討之最合者而聖人不書常事不書也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天命之最乖者而聖人不書不告不書也華督亦死閔公之難不書此聖人削之也明季有麗逆案而死闖難者朝廷之贈卹不及後世史官不列忠臣傳亦是此義

春秋書游觀二隱公矢魚莊公觀社皆非禮也若僖公之泮水則  
合禮不書矣書立廟二立武宮立煬宮皆非禮也若僖公之修  
閔宮則合禮不書矣後世歐陽公修唐書于玄宗本紀書幸温  
湯至自温湯或一歲一行或一歲再行詳書不殺全倣春秋之  
旨

書弑君自然知為大惡不必以削去公子與稱名以見惡書死君  
難自然是褒不必以稱名多加責備三傳泥于稱名之說遂于  
死難諸人毛舉細故謂以此故名之是將忠義抹殺泥于稱人  
稱國以弑之說謂君為國人所欲弑是為亂賊出脫正與孔子  
作春秋之意反背

昌黎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究終始三字最妙

此即比事屬辭之法治春秋自宜以經作主但不可于三傳外另造出一傳來如趙氏木訥之經筌則杜撰鑿空更甚矣

終春秋之世天討之見于經者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及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二者而已伐鄭而敗績救衛而無功不書是聖人諱之也他如王師秦師圍芮不書伐翌伐曲沃不書不告也必以王去天為貶則子突書字又何以稱為褒乎

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王者政自諸侯出也至末季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及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不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聖人一字之去留世變存焉皆據實書以為褒貶者殊錯

文定動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知石碣之除州吁當隱公之四年桓王初即位只告陳使討不聞告王而請討則此時王令已不行于天下矣當春秋末世而輒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敵師壓境而云反躬責己云加以文諭用兵云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此如人饑將死而曰何不食肉麋路逢劫盜而與拱手談仁義其不供人軒渠者幾希

杜氏以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皆褒此以加于紀季以鄰入于齊蔡季自陳歸于蔡許叔入于許可也他如蕭叔朝公何以書叔宋人執鄭祭仲何以書仲杜氏又云叔與仲皆名然則紀季蔡季許叔何以見其獨為字乎方望溪曰凡書伯仲皆行次也叔胖宋子哀皆名也可云斬盡葛藤矣

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無不稱名之理大夫  
遇難見殺更無不稱名之理左氏以稱名為貶遂于孔父仇牧  
洩冶謂不足貴于崔杼之出奔不稱名以氏告謂非其罪顛倒  
已甚且以叔肸為賢而書字則孔子大聖續經當書仲尼卒不  
當書孔丘卒矣

聖人當日何嘗執定以獲麟一句結住只為是年春適有此事記  
了四月遂有陳恒執君寘于舒州六月行弑孔子沐浴請討不  
行于是輟簡廢業未幾遂卒是春秋乃聖人未竟之書一切謂  
文成致麟與孔子親獲麟而作春秋俱是憤憤

讀春秋偶筆終

春秋大事表

偶筆

三

高長史

文苑類聚

齊下吳楚簡

世田氏

聖人當日

當書

之甚且以

與合體不

靈機

持者不

諸  
ZHUJI LIBRARY

春秋時令表敘

春秋開卷書春王正月議者紛然蔡氏尚書傳既主不改時改月之說而文定傳春秋又謂夫子虛加春字於月之上謂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是皆攷古未核惑於冬不可為春之疑遂至輾轉相誤也後漢書陳寵傳有曰天開於子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地闢於丑地以為正殷以為春人生於寅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為春明矣而謂周有天下更姓改物於履端初始稱冬十一月以號令天下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矣而謂夫子為周之臣子改冬為春改十一月為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今試以經文最顯然者証之隱

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為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是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蓋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聘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較若畫一其餘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祀烝嘗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公狩于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此皆其歷歷可見者而傳文內間有一二從夏正者蓋亦有故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敞謂正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與經錯異可見當時諸侯亦不盡用周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先儒謂宋行商歷晉行顓歷顓歷即是建寅故傳書晉國之事多有從夏正者若卜偃與絳縣老人之言可証也要



自其國通行已久習俗使然三代原所不禁而其告於王朝則一  
稟周之正朔左氏特採錄列國之私史其史官之紀載未經改正  
故致偶見此一二耳無容以為不改時月之驗也其經文則與尚  
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夫子未筆削以前魯史  
原名春秋可見以春首時片言破的諸儒無所置喙矣輯春秋時  
令表第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公集卷一

公集卷一

公集卷一

公集卷一

公集卷一

公集卷一

諸子圖書  
ZHUJI LIBRARY



春秋時令表卷一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婁縣受業

參

經文

隱元年春王

隱六年冬宋

隱九年三月

桓四年春正

桓六年秋八

正月

入取長葛

癸酉大雨震

月公狩于郎

月壬午大閱

左傳王周正月

孔氏穎達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商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改則

左傳秋宋人取長葛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周三月夏正月也

左傳書時禮也

胡傳周禮仲父教大閱書八月不時

也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立明作書雜以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據劉氏之說則當時諸侯亦不

杜云秋取冬來告非也

雷電未可以發既已發則雷不復降皆

公羊傳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張氏臣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春移

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

史本謂之春秋則似

失節故謂之異

張氏臣寧曰周春正月夏十一月也冬曰

狩不以不時書以譏

原有此字又曰文定

謂之秋也據劉氏之說則當時諸侯亦不

汪氏竟覽曰或謂春

時令

說夏時冠月謂如公

即位依舊是十一月

只是孔子改作春正

禮有正月有正歲則

禮有正月有正歲則

周初實是元改作春

正月夫子只是為他

不順故欲改從夏之

時又曰夫子周之臣

子春秋是魯史決不

改周正朔

張氏洽曰此所謂春

乃建二月冬至陽氣

萌生在三統為天統

熊氏朋來曰桓十四

年春正月無冰若夏

之春正則解凍矣定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

菽若建亥之月則隕

霜不為異而亦無菽

矣九抵周人以夏正

並行舊時用禮則然

盡用周正孔氏顯達

云王者存二王之後

使統其正朔服其服

色故祀宋之後各行

已祖正朔愚謂此是

宋事赴告或常用商

正耳先儒謂宋行商

歷晉行顛歷顛歷即

是建寅故傳書晉國

之事多有從夏正者

秋用夏正故建辰之

月雨雪為異然苗實

建辰之月則震電不

必責矣

遠書也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諸陸圖書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諸陸圖書

諸陸圖書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諸陸圖書

諸陸圖書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諸陸圖書

諸陸圖書

惟春秋魯史專主周

正

桓八年春正

月巳卯烝

杜氏預曰左傳閉烝而烝閉烝係建亥之月此正月是夏之仲冬月何為不得烝非以不時書為下文五月復烝見瀆書是張氏呂寧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

桓八年夏五

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鬪祀也張氏呂寧曰周五月夏之春三月也穀梁皆主夏時此誤也

桓八年冬十

月雨雪

左無傳杜註今八月也書實時公羊曰記異也何休註今八月未當雪此陰氣太盛兵象也張氏呂寧曰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冬夏秋周十月今八月也穀梁范甯註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此直以冬多雪亦穀梁主夏時之一証也

桓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

公羊曰記異也何休註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雪冰無冰濕也

桓十四年秋

八月御廬災

乙亥嘗胡傳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張氏呂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莊七年夏四

莊七年秋大

莊十七年冬

莊十八年秋

莊二十五年

春秋大事表

卷一

時令

二

萬卷樓

月辛卯夜恒

星不見

何休公羊註曰周四  
月夏之二月昏參伐  
狼注之星當見參伐  
主斬刈狼注主持衡  
平俱不見是法度廢  
經感作凌遲之象

莊二十八年

冬大無麥禾

水無麥苗

杜註周之秋今五月  
平地出水漂殺熟麥  
及五稼之苗  
孔氏正義曰直言無  
麥苗似是麥之苗而  
知麥苗別者蓋此秋  
是今之五月麥已熟  
矣不得方云麥之無  
苗故知熟麥及五稼  
之苗皆為水漂殺也  
種之曰稼禾始生曰  
苗

莊三十一年

冬不雨

冬多麋

杜註麋多則害五稼  
故以災書  
張氏曰臨白周之冬  
夏之秋也故麋多則  
稼害

僖三年春王

正月不雨夏

有盛

張氏曰寧曰漢五行  
志為或盛暑所生非  
自越來按盛暑為夏  
之六月周八月也六  
月而生七月見異而  
書

僖三年六月

雨

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

左傳曰非常也惟正  
月之朔隱未作日有  
食之于是乎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

杜註正月夏之四月  
周之六月謂正陽之  
月今書六月而傳云  
唯者明此月非正陽  
月也辛未實七月朔  
因置閏失所誤以七  
月為六月故左曰非  
常謂非常鼓之月也

僖十年冬大

雨雪

杜註書于冬者五穀  
不入計食不足而後

張氏洽曰莊公無閔  
雨之志獨酉戌亥之

月不雨故不得歷時  
而言也

穀梁曰一時言不雨  
者閔雨也有志乎民

者也

趙氏鵬飛曰正月今  
之十一月四月今之

二月此時不雨無害  
于農而必書者又見

僖公之念雨也

僖三十二年

文二年自十

二月隕霜

有二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

不殺草李梅

實

左無傳杜註周七月  
今五月也不雨是為

宣十五年秋成元年春二

冬蝻冬螽生

月無冰

雩

成七年冬大

雩

雩

張氏鵬飛曰周六月夏  
四月建巳之月萬物

始盛待雨而太古者  
以是月雩而祈雨則

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度也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  
也惟大而為害故書

獨桓八年冬十月雨  
雪不言大者周之十

月今之八月若雨雪  
之時故以異書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  
酉戌亥月夏之八九

十月也是時陰結而  
未凝故以為異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  
無為雩也非也周之

十月今之八月若久  
不雨可得雩乎

左無傳杜以長歷推災

之知為十一月經書

十二月誤也周十一

月夏之九月霜當微

而重重而不能殺所

以為災

公羊傳書不時也何

注周之十二月夏十

月也

張氏曰寧曰漢書五

行志劉向曰周十二

月今十月君誅不行

舒緩之應

黃氏仲炎曰經書隕

霜二一曰隕霜不殺

草一曰隕霜殺草蓋

周之十二月夏十月

霜也

異也

月也本當隕霜而

霜殺亦異也

而蟪生于秋一歲而

再見故謹志之左氏

公羊皆曰幸之以蟪

生于冬物皆已收而

不為災寒秋乃五穀

大成之時安得曰不

為災乎且生而不為

災亦無用書矣

案穀梁謂冬無為零

此亦誤以為夏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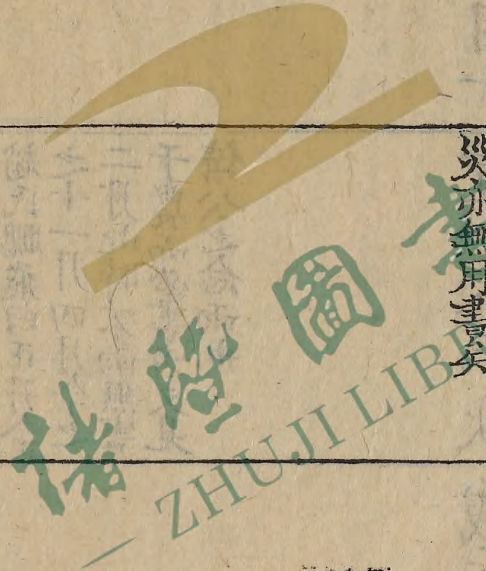
冬若周之十月為夏

之八月不得不零也

所譏者僭天子大零

之制耳此亦穀梁注

夏時之一証





成十六年春 成十七年九 襄二十七年 襄二十八年 定元年冬十

王正月雨木 月辛丑用郊 冬十有二月 春無冰 月隕霜殺菽

冰 乙亥朔日有 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辰在申司

左無傳杜註記寒過 節 何注周之九月夏之 七月非郊時故加用 之 吳氏澂曰九月乃夏 時孟秋建申之月豈 郊之時乎不小日不 卜牲而強用其禮故 曰用非時之甚也

孔氏正義曰正月是 今之仲冬十一月時 猶有雨未是盛寒雨 下即著樹為冰記寒 甚之過其節度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 也正月非所用郊也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辰在申司 歷過也再失閏矣 杜氏預曰周十一月 夏九月斗當建戌而 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孔氏正義曰經言十 二月而傳言十一月 今杜以長歷推之知 乙亥是十一月朔非 十二月也若是十二 月當為辰在亥以申 為亥則是三失閏不 止再失矣

杜註前年知其再失 閏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故此年正月仍復 建子得以無冰為災 而書 張氏呂寧曰周之春 夏之冬也杜氏明以 建子為春矣不書正 月疑脫文 淇氏若水曰周之春 子丑寅月也子丑之 月氣方寒正鑿冰之 時故以無冰見異

公羊傳曰記異也何 休註周十月夏八月 微霜用事未可殺也 杜氏預曰周十月今 八月隕霜殺菽非常 之災 范氏甯曰建酉之月 隕霜殺菽舉殺豆則 殺草可知

時令

萬夫妻

時令

時令

時令

哀十二年冬

十有二月冬蝻

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預曰周十二月

今十月是歲失不置

閏雖書十二月實今

之九月火伏在今十

月九月初尚溫故有

蝻

張氏呂寧曰漢五行

志劉歆曰周十二月

夏十月火星既伏蟄

蟄皆畢天之見異也

左傳

隱三年四月

哀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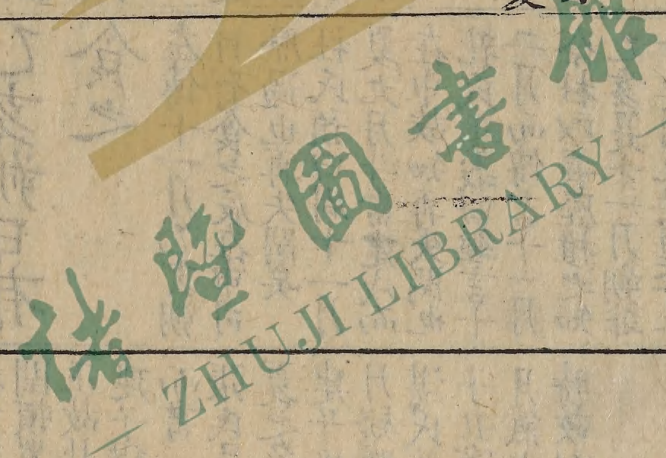
杜註冬獵曰狩孔氏正義曰釋天云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

桓五年秋大

莊二十九年

僖五年春王

僖五年晉侯



鄭祭足帥師

取温之麥秋

又取成周之

禾

杜註四月今二月也

秋今之夏也麥禾皆

未熟言取者蓋芟踐

之

孔氏正義曰以此傳

之下有八月宋公和

卒則知此是七月故

為今之夏謂今之五

月也

張氏呂寧曰後世隋

人困陳亦用此法蓋

臨期不能盡得故先

時芟蹂之也

雩書不時也

凡祀啓蟄而

郊龍見而雩

始殺而嘗閉

執而烝

杜註啓蟄夏正建寅

之月祀天南郊龍見

建巳之月為夏之四

月萬物待雨而大故

遠為百穀祈膏雨始

殺建酉之月為夏之

八月嘉穀始熟故荐

嘗于宗廟閉蟄建亥

之月為夏之十月昆

蟲閉立萬物皆成故

烝祭宗廟

張氏呂寧曰春秋凡

冬十二月城

諸及防書時

也凡土功龍

見而畢務戒

事也火見而

致用水昏正

而裁日星而

畢

杜註夏之九月周十

一月角亢晨見東方

三務始畢戒民以土

功之事大火心星次

角亢而見者致築作

之物夏之十月定星

時令

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

杜註周正月今之十

一月之一日冬至也

張氏呂寧曰周之春

夏之冬也至日在周

十一月書日南至不

非冬也

圍上陽卜偃

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

謠云云其九

月十月之交

乎丙子旦日

在尾月在策

鶉火中必此

時也冬十二

月丙子朔晉

滅虢

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零故曰不時

昏而中樹板榦而興作南至微陽始動而息

社註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案卜偃對君之言乃是夏正先儒謂晉行夏時此其証也

僖十五年秦

成十年晉侯

襄三十年二

襄三十年鄭

昭四年春王

伯伐晉卜徒

夢大厲傳六

月癸未晉悼

人殺良霄傳

正月大雨雹

父筮之曰歲

月丙午晉侯

夫人食輿人

於子矯之卒

申豐曰古者

云秋矣我落

欲麥使甸人

之城祀者絳

也在十將葬公

日在北陸而

其實而取其

獻麥

縣人與於食

孫揮與裨竈

藏冰註謂夏十二

材

杜註周六月夏四月

曰臣生之歲

過伯有氏其

西陸朝覲而

杜註周九月夏之七月五秋也

案此傳紀晉事亦用周正蓋三正之通用

正月甲子朔

門上生莠子

出之註謂奎婁昂

案傳云九月壬戌戰  
于韓原即于是日獲  
晉侯而經書十有一  
月壬戌杜註云經從  
赴非也傳之壬戌即  
是十一月之壬戌但  
傳因晉之夏正而稱  
九月經自用周正而  
書十一月耳左傳紀  
晉事與經文前後多  
差兩月者此類是也  
若以為從赴則晉之  
至魯路程不須兩月  
魯史所書當從使人  
所稱見獲之日書之  
決不以赴到之日書  
也晉使至魯豈有不  
告實期而遷其月日  
至兩月之久乎况傳  
文明有十一月晉侯  
歸丁丑殺慶鄭而後  
入則十一月己是復

如此

四百四十五  
羽曰其莠猶

甲子矣其季  
在乎於是歲

於今三之一  
在降婁降婁

也師曠曰七  
中而旦禘竈

十三年矣士  
指之曰猶可

文伯曰二萬  
以終歲

六千六百有  
杜註降婁秦婁也周  
七月今五月降婁中  
而天明

六旬也

杜註所稱正月謂夏  
正月也三分六甲之

一謂自甲子甲戌至  
癸未凡二十日

張氏巨寧曰按老人  
所歷七十三年二萬

時令

星奎星朝見東方夏  
三月周五月日在昴  
畢出冰而用之  
張氏巨寧曰夏三月  
周五月周正也

國之期無緣反以獲告也杜註丁丑是月二十九日愚考之當是月三十日蓋此十一月即是明年周正月以經文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推之自戊申至丁丑恰好是三十日蓋傳紀晉事即用晉之月數耳晉行夏正此傳尤彰明可見又據此則傳所云九月壬戌竟是夏之九月無用謂夏之七月孟秋也况夏之七月亦尚非落實取材之時尤易明曉

昭十七年夏

六月甲戌朔

昭十七年冬

有星孛於大

六千六百六旬之數正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  
案絳人所稱正月是夏正月亦晉行夏正之一驗  
又案正義云應當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者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為夏之正月是其年二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年尚未終故云七十三年據此則古本俱作二月癸未張氏未及考正耳

昭十八年夏

五月壬午宋

昭十八年六

月邾人入鄆

昭二十年春

王二月己丑

日有食之祝

辰酉及漢梓

衛陳鄭災傳

傳鄆藉稻邾

日南至

史請所用幣

慎曰火出於

曰夏五月火

人襲邾

杜註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已丑朔日南至時史失

平子禦之唯

夏為三月

始昏見

杜註邾君自出藉稻蓋領行之正義曰周

閏閏在二月後傳特具于此以正歷之

正月朔於是

於商為四月

丙子風云

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

年為一章童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

乎有伐鼓用

於周為五

云戊寅風甚

行之藉猶藉蹈履行之義

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童首之

幣太史曰在

月

壬午大甚宋

歲自此至往年合一

百三十二年是為七

此月也日過

天若火作其

衛陳鄭皆火

章今年復為童首故

云是歲朔旦冬至之

分而未至

四月五月之

見夏之三月也今經

書五月周五月夏三

月也周正也

當夏四月

交其宋衛陳

鄭乎

張氏曰寧曰大火昏

十二月後宜置閏而

是謂孟夏

鄭乎

杜註夏之八月辰星

見在天漢西今字星

史官誤置閏于二月

杜註正月謂建巳正

陽之月于周為六月

時令

二

之後故致以正月為

于夏為四月平子以  
為六月非正月故太  
史答言在此月也言  
此六月當春分夏至  
之中為夏家之四月  
是謂孟夏之月

在辰西光芒東及天  
漢  
張氏曰寧曰傳稱八  
月而經書冬周之冬  
夏之秋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也梓慎之言  
改月明矣

昭二十四年

昭三十一年

昭三十二年

哀十七年夏

夏五月乙未

十有二月辛

冬十一月晉

六月傳楚白

朔日有食之

亥朔日有食

魏舒韓不信

公之亂陳人

梓慎曰將水

之史墨曰吳

合諸侯之大

恃其聚而侵

昭子曰旱也

其入郢乎入

夫子狄泉尋

楚楚既寧將

日過分註五月建  
長故曰已

郢必以庚辰

盟且令城成

取陳麥卜帥

過春分之節而陽猶

日月在辰尾

周魏子南面

武城尹吉子西  
子公

二月也  
案周若不改時月豈  
有春正月冬至之理  
乎合之僖五年春秋  
之用周正蓋信



不克克必甚

能無早乎

按經書夏五月而傳云日過分僅過春分之節則周之五月為夏之春二月亦周正也

庚午之日日

始有謫

杜註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張氏呂寧曰按此亦周正也

衛彪僂曰魏

孫朝使帥師取

子必有大咎

陳麥遂圍陳

非其任也已

秋七月己卯

丑士彌牟營

滅陳

成周計文數

案周六月夏之四月故尚有麥秋七月夏之五月也

揣高卑云云

書以效諸劉

子韓簡子臨

之以為成命

定元年春王

正月辛巳晉

時令

魏舒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

泉將以城成

周魏子蒞政

衛彪僂曰將

建天子而易

位以令非義

也必有大咎

是行也魏獻

子屬役于韓

簡子而田于

大陸還卒于

甯庚寅裁宋

仲幾不受功

云若城三旬

而畢

案此兩年傳文啖氏助以為重出信然愚謂此晉行夏正之確然可據者蓋昭三十二年之冬十一月即是定元年之春正月冬十一月之己丑與春正月之庚寅本是相連但晉史用夏正而謂之十一月魯史自用周正而謂之春正月左氏因兩載之

時令

中間失于刪定故致  
 有此重出耳蓋魏舒  
 以正月辛巳日為會  
 南面以令諸侯之大  
 夫次日即以役事交  
 付韓簡子而自往田  
 于大陸火田并見燒  
 還卒于甯中間不過  
 一兩日事晉去周不  
 遠聞魏舒即魏范  
 與往代已乃士彌牟  
 書役唐廣即裁設板  
 餘俱是范魏既到後  
 事故宋薛爭後而士  
 彌牟曰晉之從政者  
 新也以十日內事而  
 左傳劃作兩年中間  
 日數參差布置而實  
 體合則晉行夏在與  
 周正前後恒差兩月  
 左傳兩載之此尤大  
 彰明較著者

征美曰長

正月十六日宋仲幾

不受功當即于裁時

不肯則執宋仲幾亦

當于此時而經書于

三月者當是既裁以

後執以歸晉後知以

歸為非義至三月乃

歸于京師故諱其歸

晉不告而以三月初

執告也傳稱正月庚

寅裁三旬而畢是定

元年始城而經書于

去年冬者晉本以城

事召集諸侯故因其

集而遂書城蓋周史

應書其起役與成功

之日而各國自宜書

其召集之日云為某

事真事故先于傳兩

月也但傳所云冬非

時令

經之冬傳之冬十一月即夏正之春正月合之定元年傳較然可見經傳俱書冬讀者家易混看今合兩年傳文考之則晉之行夏正確有明據而周之改冬無春亦不辨自明矣  
 又案經文此條下書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杜註以己未為十二月十五日據今傳隔斷處推之則日月俱誤若牽合二傳為一篇則自十二月十五日己未隔二日十三日為辛巳是正月七日又八日為己丑是正月十五日庚寅為正月十六日日數俱合但晉史用夏

春秋時令表後旁通諸經

計七種

正而謂之十一月耳  
蓋知左傳此篇錯簡  
之說可信而晉之用  
夏正亦可互見

毛詩

唐風蟋蟀篇

豳風七月篇

十月蟋蟀入

九月築場圃

二之日鑿冰

蟋蟀在堂歲

一之日臚發

我牀下

至其始播百

冲冲

聿其莫今我

二之日栗烈

為改歲入此

穀

祭非

不樂日月其

至三之日于

室處

正義曰上塞向墀戶

案二之日夏十二月

除

耜四之日舉

正義曰為改歲者

野廬之屋朱註云所

也三之日夏正月四

毛傳曰蟋蟀九月在

趾

以仲冬十一月陽氣

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節月令仲春之月天

孔疏正義曰戶內戶

毛傳曰一之日周正

故改正朔以建子為

將復始播百穀不暇

廟是豳風以夏之二

外總名為堂七月篇

月也二之日殷正月

為歲莫是過十月則

旁通諸經

二

為冬

言蟋蟀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九月可知小明云

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獲亦是九月之事

九月歲未為暮而云聿暮者言過此則歲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

張氏呂寧曰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故此言九月以後為歲暮周正也

愚又案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三十日為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為歲將莫十月為歲除是以十一月為歲首之明証也

十月滌場至

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四月也

案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數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以夏之正月為三月矣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一者避時王之正朔也後武王伐商猶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蓋此時未革殷命猶從舊號實昉于此張氏呂寧以豳風皆從夏時不引為周家建子之証蓋亦未悉此義

小雅采薇篇

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屬發粟烈大寒之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案豳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此于十月之下即云宮室熏鼠曰為改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為歲首不待註疏而本文已是顯然

出車篇春日

以十一月為來春矣可見三正原自通行夏時原不禁豳之用子正也

杖杜篇日月

正不待有天下時為然也

六月篇六月



萬壽無疆

朱註云十月農功已畢歲晚務閒飭風相與盡其忠愛躋公堂稱兕觥而申來年萬壽之祝是亦十一月為歲首之一証也

采薇采薇薇

遲遲卉木萋

陽止女心傷

棲棲戎車既

亦作止曰歸

萋倉庚喈喈

止征夫遑止

飭維此六月

曰歸歲亦莫

采繁初初

鄭箋云十月為陽止

既成我服

止采薇采薇

張氏呂寧曰諸詩皆屬周正無異詞獨此

望其夫者以初時云

張氏呂寧曰周六月

薇亦剛止曰

一竟有不合蓋周正

案此篇亦以十月為

猶入寇時也

歸曰歸歲亦

雖改而夏正之迭用

歲莫征夫可以歸而

毛鄭舊說也然極有

陽止

已久故民間之語言

不歸故婦人思之也

理六月盛暑北蕃弓

鄭箋云十月為陽時

于民俗此皆述民俗

秋則此云夏之四月

者較是

純坤用事嫌于無陽

之語言非史官之紀

亦周正也

矢俱脫故歷代書防

故名此月為陽月

張氏呂寧曰首章曰

莫止而三章曰陽止

則周十二月夏之十

月也周以夏之十月

為歲莫以十一月為

為歲莫以十一月為

為歲莫以十一月為

春秋左傳卷之... 旁通諸經... 萬壽無疆

歲首也

正月篇正月

十月篇十月

四月篇四月

小明篇我征

周頌臣工篇

繁霜我心憂

之交朔日辛

維夏六月徂

徂西至于朞

嗟嗟保介維

傷

郊日有食之

暑秋日淒淒

野二月初吉

莫之春命

毛傳正月夏之四月

亦孔之醜

百卉具腓冬

載離寒暑

我眾人序乃

鄭箋云建巳結陽之

日月交會而日食為

日烈烈飄風

昔我往矣日

錢鏞奄觀銜

異傷害勦揚故心為

陰侵陽臣侵君之象

發發

月方除曷云

艾

之憂傷

又日辰之義日為君

毛傳徂往也季夏六

其還歲聿云

鄭箋云周之莫春于

案此正月夏之四月

辰為臣辛金也如木

月火星中暴盛而往

莫昔我往

用孟月故于周之晚

周之六月也

也又以如侵幸故甚

此篇毛鄭及孔疏皆

矣日日月方與

春道之物其車右保

有二象

張氏呂寧曰下文云

寧必欲強從周月周

曷云其還政

趨時也

燁燁震雷蓋八月雷

乃收聲之時而震實

只王者之發號施令

孔疏云知非夏之季

春者以夏之季春非

見焉亦為變異此詩亦周正也

史官之編年紀事不得不用之至撫時道景則恒從夏正蓋此為切近便于人情而易曉如詩之咏春只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不得以為周之春為夏之十一月也此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若周之孟秋為夏之五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若周之孟冬為夏之八月豈有此景象乎張氏所云民俗之語言時有雜出者于出車篇數言之何于此篇而必欲強從周正致為此牽強費力之說也

事愈感歲聿

云莫采蕭穫

菽

復朝王之月故知此為夏之正月也夏之

孟春耕期已逼故勅其車右以時事歸即耕田是也

張氏呂寧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避麥將熟其為夏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將受厥明不曰來牟將熟將之云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於經傳其多况其曰如何新會命我衆人序乃錢鏞即七月之詩言于親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即日今孟春祈穀天子載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間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之徂西至于光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與厥民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隤我



之始往亦自謂其時  
 即歸何至今歲將莫  
 而尚未得歸至九月  
 采蕭獲叔以為卒歲  
 之用也蓋小明大夫  
 以夏十一月始發徂  
 西以十二月至于荒  
 野至明年之九月尚  
 未得歸經歷踰年之  
 久所以憂也此詩首  
 尾相應次序甚明與  
 周正合若以夏正二  
 月而說則仲春非歲  
 首不得以為除舊而  
 布新自二月至九月  
 則二月氣已暖至九  
 月肅霜而肇寒亦不  
 得以為離歷寒暑也  
 案張氏此章發明周  
 正之旨十分精當若  
 毛傳以方輿為二月  
 之初訓與為煖則二

之三月始治新畬始  
 序錢鑄不亦晚乎將  
 受職明乃期之之辭  
 非即時賦物之比不  
 可以文害辭也則此  
 莫春為夏之正月信  
 矣  
 案張氏此條發明鄭  
 孔周正之說亦極精



尚書

虞書舜典篇

正月上日受

終于文祖

案唐虞夏皆建寅此正月謂建寅之月也

月正元日舜

格于文祖

正月同上前以攝位告此以即政告也

大禹謨篇正

月朔旦受命

于神宗

正月同上建寅夏正也

商書伊訓篇

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伊

尹祠于先王

太甲中篇惟

三祀十有二

月朔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

月尚未可云校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為除尤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蕭穫菽為歲莫九月之事項以此為周正則此二月為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奉嗣王祇見

歸于亳

厥祖

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五月三年服闋

孔傳曰此湯崩踰月

孔疏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

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新君之元年此殷法

孔疏曰殷家猶質踰

君薨而新君即位即

月即改元年以明世

以其年為元年湯以

次不待正月以為首

元年十一月崩至此

也周法始以踰年即位

案商家建丑此十二月

月乃商之十二月夏

之十一月也

蔡氏書傳以元祀為

張氏昌寧曰若以元

太甲踰年即位改元

祀為踰年即位改元

之元年十二月者商

已踰年矣又加以元

以建丑為正據此以

祀至三祀之二十五

為商周改正朔不改

月數此十二月即夏

月數此十二月即夏

祀孟子明言三年復

之十二月張氏昌寧

曰改正即是改月商

曰改正即是改月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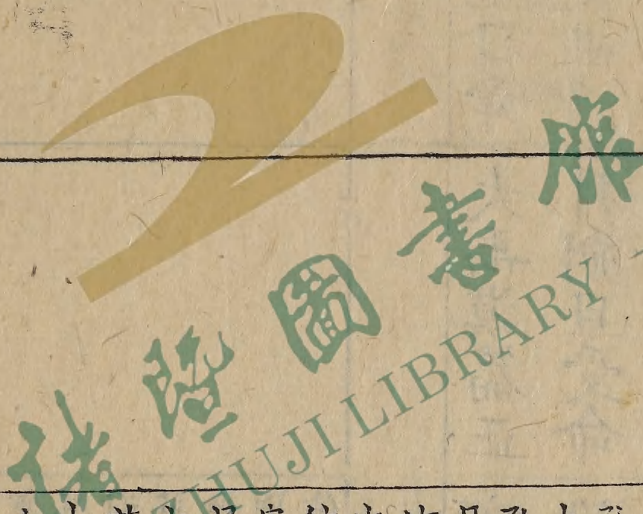
歸于亳非四年也而

歸于亳非四年也而

歸于亳非四年也而

歸于亳非四年也而

歸于亳非四年也而



改夏正以十二月為  
 正月周改商正以十  
 一月為正月子正以  
 夜半為朔丑正以雞  
 鳴為朔寅正以平明  
 為朔烏有改正朔而  
 不改月數之理乎可  
 謂片言破的矣又曰  
 虞夏受禪皆以正月  
 行事至商周革命皆  
 改正朔以歲首之一  
 月為正月人君重居  
 正也月必書正猶年  
 必書元今于歲首但  
 書冬十二月而不書  
 正則是商一代皆無  
 正矣何以號冷天下  
 整齊萬國乎

况營祠之舉乃人臣  
 之大變不得已之事  
 伊尹固幸其君之終  
 喪而急迎以歸故不  
 待歲首正月也由是  
 以觀伊訓之元祀非  
 踰年改元之年而十  
 二月為商之十二月  
 夏之十一月信矣

周書泰誓篇  
 惟十有三年

惟戊午王次  
 于河朔

牧誓篇惟甲  
 子昧爽王朝

武成篇惟一  
 月壬辰旁死

厥四月哉生  
 明王來自商

# 春大會于孟

## 津

孔傳此周之孟春  
 孔疏知是周之孟春  
 建子之月者案劉歆  
 三統歷以穀之十二  
 月武王發師至明年  
 二月甲子成劉商王  
 紂彼十二月即周之  
 正月夏之十一月也  
 張氏呂寧曰案後世  
 改用周正如唐武后  
 天授元年十一月朔  
 日南至以十一月為  
 正月十二月為臘月  
 夏正月為一月至肅  
 宗又以子月為歲首  
 以斗建紀月行之僅  
 一年而止俱不改時  
 月亦未嘗書十一月

孔疏是周之正月二  
 十八日

漢書律歷志周師初  
 發以穀十一月戊子  
 賅後三日得周正辛  
 卯朔肝明日壬辰又  
 明日癸巳始發戊午  
 渡孟津孟津去周九  
 百里師行日三十里  
 故三十一日而渡  
 正義曰周去孟津于  
 里以正月三日行自  
 周二十八日渡孟津  
 凡日三十里蓋特言  
 師行之大法耳案書  
 明言癸巳王朝步自  
 周是正月三日初發  
 無疑也漢書律歷志  
 泥于師行日三十里  
 之言以為穀十一月  
 戊子日初發自戊子  
 至戊午凡三十日

# 至于商郊牧

## 野

孔疏周之二月四日  
 案此為周之二月四  
 日夏之十二月四日  
 也

# 魄越翼日癸

## 巳王朝步自

## 周于征伐商

## 戊午師渡孟

## 津癸亥陳于

## 商郊

孔傳曰孟津至朝歌  
 四百里五日而至赴  
 敵宜速  
 孔疏曰戊午之明日  
 猶誓于河朔癸亥已  
 陳于商郊凡經五日  
 日行八十里  
 案此一月即泰誓早  
 有三年春之周正月  
 夏之十一月也不曰

# 至于豐乃偃

## 武脩文

## 三日庚戌柴

## 望大告武成

孔疏伐紂之年是周  
 正辛卯朔二日是壬  
 辰三日是癸巳發鑄  
 京始東行二十八日  
 戊午渡河二月辛酉  
 朔甲子殺紂為二月  
 四日其年閏二月庚  
 寅朔三月庚申朔四  
 月己丑朔哉生明謂  
 四月三日其日當是  
 辛卯丁未祀于周廟  
 是四月十九日越三  
 日庚戌柴望是四月  
 二十二日以正月始



為歲首也則此春為  
建子之月周改子月  
為春正月必矣漢唐  
諸儒俱無異辭蔡氏  
以為孟春建寅殆未  
及聞朱子晚年之定  
論故有是云也

金縢篇秋大

熟未獲天大

雷電以風禾

盡假

張氏呂寧曰案燕風  
夏正云八月其糴則  
此云以者為七月于  
夏為孟秋于周為季  
秋也又八月雷乃收  
聲雷雷以風亦為七

而行九百里明樂本  
文癸巳日背謬實  
孔氏之言為正

召誥篇惟二

月既望越六

日乙未王朝

步自周則至

于豐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  
二月望後六日乙未  
為二十一日  
張氏呂寧曰此二月

三月惟丙午

肫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

于洛卜宅

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

般攻位于洛

正而曰一者此時武  
王初伐商未革殷命  
未改正朔故但曰一  
月

越三日丁巳

用牲于郊越

翼日戊午乃

社于新邑越

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

命庶般侯甸

往伐四月告成功連  
閏八歷五月  
案此為周之四月夏  
之二月也

洛誥篇惟三

月哉生魄周

公初基作新

大邑于東國

洛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  
三月始生魄月十六  
日  
案此三月即召誥之

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燕風言十月納禾稼春秋書冬大無麥禾亦謂十月蓋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為歲終會計歲事皆于十月此篇書秋不書月以七月于夏周皆秋無俟乎書月也春秋書冬不皆冬亦無俟乎書月也然則此篇所稱亦周時也

既望為夏之十二月初吉與小明詩二月初吉同義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于周非春也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

日乙卯周公

朝至于洛則

達觀于新邑

營

案此即洛誥所云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也丙午脚是三月三日戊申是三月五日甲寅是三月十一日乙卯是三月十二日

孔疏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

男邦伯

孔疏曰周公以乙卯至洛是三月十二日丁巳用牲于郊是十四日戊午是十五日甲子是三月二十一日用書謂賦功屬後之書

三月夏之正月也各誥言周公以乙卯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為三月十五日此云始生魄已丑規模大定然後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次序是相應此十六日當是已未四方大會之時再福六日則是甲子則用書命邦伯賦功屬後于文參錯以見義當是為朝自月參觀之

孔疏曰始生魄月十六日是戊午社于新邑之明自其為已未無疑

張氏呂寧曰孔氏以周之三月為農時是夏之正月也

予惟乙卯朝

戊辰王在新

多士篇惟三

多方篇惟五

顧命篇惟四

至于洛師云

邑丞祭歲云

月周公初于

月丁亥王來

月哉生魄王

云

云至在十有

新邑洛用告

白奄至于宗

不懌

孔傳云致政在冬追本其春來至洛

二月

商王士

周

孔傳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

案此乙卯即名誥之乙卯三月十二日也

誥遂就居洛邑以十

正義云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

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奄與淮夷又叛魯

案漢書律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哉生魄

致政在冬以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在

攝政盡此十二月

政七年十二月來至

征奄滅其國五月還

即引此顧命之文此

十有二月十二月夏

孔疏云自此以下周

新邑明年即政此篇

至鎮京

劉歆說也孔以為十

之十月也追本其春

公歸政成王之事也

繼王居洛之後故知

張氏呂寧曰此亦周

文云病日臻既彌留

來至洛三月而謂之

王受周公誥即東行

也鄭云成王元年三

正也五月不繫之夏

則成王遇病已多日

春明是夏之正月若

赴洛以十二月晦戊

月周公自王城初往

成周之邑周王命告

至甲子乃發命耳孔

仲夏不名春矣

辰日到新邑明月是

旁通諸經

一

一

夏之仲冬為冬節烝  
 祭其月是周之歲首  
 特異常祭故加文王  
 武王駢牛各一也後  
 又總述之言周公盡  
 此十二月大安文武  
 受命之事攝政凡七  
 年矣又曰周十二月  
 是建亥之月戊辰是  
 其晦日明月即是夏  
 之仲冬建子之月言  
 明月者此烝祭非朔  
 日故言月也案此烝  
 祭在歲首則周改冬  
 為春改子月為正月  
 信矣

殷多士是也  
 張氏呂寧曰此係周  
 三月夏之正月也

易經

臨卦象曰至  
于八月有凶

說卦曰允正  
秋也萬物之

子者亦未是經文無  
 越幾日之文則篇中  
 日數皆不可臆斷  
 張氏呂寧曰四月夏  
 二月也金縢書時不  
 書月名詁洛語多士  
 多方顧命書月且不  
 書時蓋周以子月為  
 正于夏正有兩月之  
 不同而夏正前代行  
 于民間已久而正月  
 正歲又自有參差之  
 不齊故于時月日之  
 書皆不相繫以一巨  
 民之視聽使之不惑  
 此周一代之書法也

王肅言八月陽衰而

陰長故曰有凶

案八月何氏以是從

周正建子陽生至建

子八月朱子本義

前說從之而褚氏又

以夏正建寅數起至

建酉為八月朱子後

說亦兼用竊意前說

用周正為是易之教

見微知著未月一陰

初生正所謂履霜之

始于此曰有凶示人

當抑陰于方萌若待

夏正建酉之月則陰

已盛長無俟聖人之

垂戒矣至張氏呂寧

謂文王商之臣子當

用商正以建申為八

月同孔氏說以用周

正為僭號稱王此恐

太拘泥三正原通行

所說也

正義曰兌位是西方

之卦斗柄指西是正

秋八月也

張氏呂寧曰兌正秋

夏時也夏時百王所

同不曰兌正秋而曰

兌孟冬于理不可也

此與魯史奉周正朔

而書之以紀事者皆

不同

諸世圖書  
ZHUJI LIBRARY

夢通諸經

不禁公劉當夏之時  
已自以子月起數又  
何有于文王時而必  
用商正也

周禮

太宰正月之

宰夫歲終則

大司徒正月

大司馬正月

大司寇正月

吉始和布治

令羣吏正歲

之吉始和布

之吉始和布

之吉始和布

于邦國都鄙

會

教于邦國都

政于邦國都

刑于邦國都

乃縣治象之

鄙

鄙

鄙

法于象魏使

者以正月始和布教

鄭注周正月朔日

賈疏周禮凡言正歲

者則夏之建寅正月

萬民觀治象

考之是盡二歲十二

月之事故知非夏之

直言正月者則周之

建子正月也

鄭注正月周之正月

以周正布治至正歲

歲終也後凡言歲終

微此

建寅之月又書而縣

于象魏也

賈疏知正月是周正者以下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正歲建寅故知此是建子之月

已上周禮正月是用周正夏十一月也

大司徒正歲 凌人掌冰正 遂大夫正歲 太史正歲年 訓方氏掌道

令于教官曰 歲十有二月 簡稼器脩稼 以序事頒之 四方之政事

各供爾職脩 令斬冰三其 政 于官府及都 與其上下之

乃事以聽王 凌 鄭註稼政月令之孟 鄙頒告朔于 志誦四方之

命 鄭註正歲季冬大寒 徑術之屬也 邦國

鄭註正歲夏正月朔 也三之者備消釋 鄭註中數曰歲朔數 曰年中朔大小不齊 正之以閏若今作歷

張氏呂寧曰朱子所 謂周禮有正歲正月 正歲若據殷周則十 二月冰猶未堅也 而觀新物

則周實是元改作春 正月是已 鄭註四時于新物出 則觀之以知民志所

春火大書表 六一 旁通諸經 七 高夫妻

祗履掌十輝

小司寇歲終

士師歲終則

之法以觀妖

則令羣士計

令正要會正

祥辨吉凶正

獄弊訟登中

歲帥其屬而

歲則行事歲

于天府正歲

憲禁令于國

終則弊其事

率其屬而觀

及郊野

鄭註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

刑象

張氏昌寧曰凌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

宅之事以順民心弊斷也歲終則計其善

鄭註上其所斷獄訟之數書于祖廟天府

者重其斷刑使神監

凶然否多亦而行賞罰

之

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

歲終考之皆夏正月

夏季冬也所謂猶自

夏焉者也

好惡若志淫行辟則以政教化正之



已上周禮正歲是用夏正夏之正月也

禮記

明堂位篇魯

雜記篇孟獻

郊特牲篇伊

君孟春乘大

子曰正月日

者氏始為蜡

輅建弘韜祀

至可以有事

蜡也者索之

帝于郊季夏

于上帝七月

歲十二月合

六月以禘禮

日至可以有

聚萬物而索

祀周公于太

事于祖七月

饗之也

廟

而禘獻子為

鄭註歲十二月謂周  
正建亥之月夏之十  
月也

鄭註孟春建子之月

魯之始郊日以至季

夏建巳之月

之也

孔疏知是周十二月  
者以下云既蜡而收  
民息已收謂收斂刑

張氏曰寧曰建子是

鄭註周正月建子之  
月七月日至夏至日

旁通諸經

十一月而謂之孟春  
建巳是四月而謂之  
季夏六月則春秋建  
子之為春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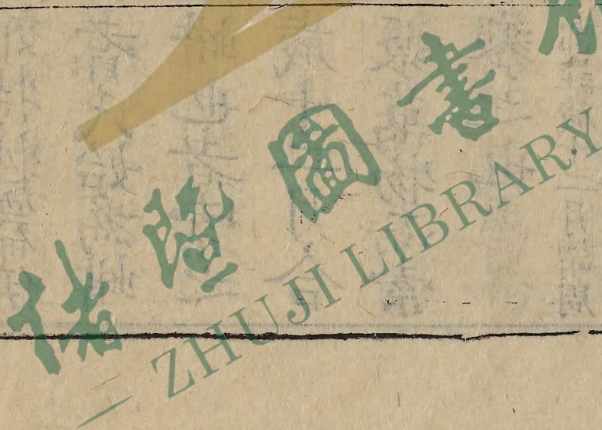
也獻子欲以兩至相  
對建子冬至既祭上  
帝則建午夏至亦可  
禘祖非也魯之祭祀

宗廟亦猶用夏家之  
法大祭宜用首時應  
禘于孟月于夏是四  
月于周為六月傳記  
禮之所由失

張氏巨寧曰建子之  
月冬至而曰正月日  
至不曰冬至以周十  
一月不為冬也建午  
之月夏至而曰七月  
日至不曰夏至以周  
五月不為夏也然則  
春秋建子之月不以  
為冬而以為春亦明  
矣

詩所云十月納禾稼  
月令孟冬祈來年于  
天宗是也此經文據  
周書故為十二月

案此篇言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為禮之所  
由失則禘宜在夏至



論語

六月明矣周之六月  
夏之孟夏四月也祭  
宗廟宜用首時禘應  
于孟月所謂祭享猶  
自夏焉也二篇相為  
表裏而此篇之言證  
周改時改月尤明白

曾點曰莫春

顏淵問為邦

者春服既成

子曰行夏之

至詠而歸

時

何晏註包曰莫春者

張氏呂寧曰夫子明

季春三月也

言行夏之時有夏之

案此莫春則明是夏

時則有爾周之時未

正何註亦謂季春之

子謂周實是改冬為

三月而張氏呂寧必

春改十一月為正月

欲強從周時據項氏

夫子只是為他不順

春秋大傳表

卷一

旁通諸經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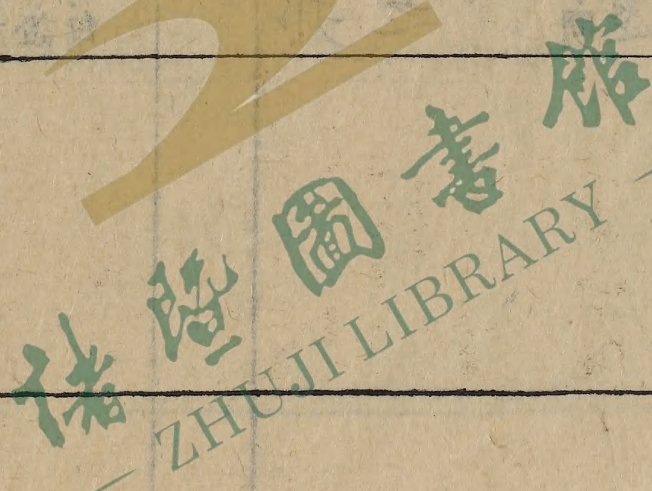
萬卷樓

諸經圖書  
ZHUJI LIBRARY

安世說引漢志祈穀之祭舞以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

故欲改從建寅若周元不改時月則夫子亦不須告顏淵以行夏之時矣

七四十二也祭而歌舞有詠歎淫泆之辭故曰詠而歸蓋點欲以農事為國故指孟春祈穀之事言之亦用世之事牽強特甚夫夏正通于民俗撫時道景非夏時不能切近人情如詩咏春日遲遲不可謂是周之正月秋日曰淒淒不可謂是周之七月冬日曰烈烈發發不可謂是周之十月此莫春若以周時言之則是夏之正月也豈有風浴之理乎此不必強同者也



孟子

梁惠王上七

滕文公上秋

離婁下歲十

七八月之間

告子篇公都

八月之間旱

陽以暴之

一月徒杠成

雨集

子曰冬日則

趙岐註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朱子集註同

趙岐註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十二月輿梁成

趙岐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朱子集註同

飲湯夏日則飲水

趙岐註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朱註夏冬十月成梁蓋魯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業

趙岐及朱子俱無註愚案此冬日夏日常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日是夏之二三四月豈宜飲水乎

案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宋儒既有冬不可為春之疑而主周正者又於經典一二偶不合之處必欲強以同之是自尋破綻是以後人益增惶惑靡所適從愚謂改正朔即是改時月周

春和九事表 卷一 三 其本  
斷無稱冬十一月為歲首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  
年紀事自宜畫一斷無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話  
言習于夏正已久偶有雜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詩用周  
正而春日遲遲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則不可以周正言以撫  
時道景于夏時為切也論語行夏之時明言周家改時而莫春  
曰春服既成孟子通篇用周正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俱不可以周正言以飲食日用于夏時為宜也惟不必  
一一強求其同而正無害其為同因得張翠屏先生定本附列  
于時令表之後其未備者增入之其強合者駁正之而後學者  
于諸經通達無礙無齟齬不合亦無勉強求合之病而春秋王  
正月之為周正益瞭然無疑矣其于經學未必無小補云

附錄

余纂春秋時令表集春秋經傳證明周家改時改月以駁文  
定夏時冠周月之誤已經七年乾隆辛酉於鄧悔廬年丈處  
得覩元儒史文璣先生管窺外篇其論周家正朔月數與愚  
見脗合不禁先得我心且其所引陳定宇張敷言二家之說  
詳明確當真足薈萃諸經疏通隔礙而史先生之折衷尤核  
讀此則凡尚書毛詩周易周禮禮記論語孟子所言時月參  
錯不齊悉與春秋相通不煩牽就扭合不似蔡氏解書主不  
改時月之說遂置春秋于不問也謹備錄其說於左

史氏伯璿曰月數之說朱子孟子註以為改蔡氏書傳以為不  
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數是自寅月起數夏

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  
子月起數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爲一  
代之正朔以感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  
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則蔡氏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  
代惟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爲分曉

陳定宇曰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周  
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孟子左傳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  
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公五  
年十二月丙子朔晉侯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  
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  
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



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蓋以  
酉戌月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爲異而紀之襄公  
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  
以爲異而紀之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  
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桓公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猶按  
夏時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  
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  
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于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  
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  
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說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云今

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  
為春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言春也胡氏  
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  
時冠周月皆攷之不審安得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  
得四時之正適冬寒夏熱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蓋  
答顏淵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有  
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  
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  
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陷于一偏明矣

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十有  
二月正蔡氏主意之張本陳氏既不於彼處辨之及至此處辨

論又無一言及彼惟張敷言之說可以補陳說之缺今存於後  
張敷言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  
者病焉間者伏讀春秋至王正月而竊得其說夫正月固王之正  
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  
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  
敵之期間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  
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襄公三十年絳縣  
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考之老人所歷七十三  
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  
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俱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執事大夫其歲

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必改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于史冊者即用時王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與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月便可祈穀上帝便可犧牲毋用牝也曰未有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

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以寅月為正歲則子

月為權宜得矣

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

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喪攷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之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二月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何足取法蓋秦以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

之卜偃之言及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暇毀冠裂冕更姓易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秋王正月之一詞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史氏伯璿曰張氏之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於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說之缺故備錄之於此云

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又言惟十有二月朔是商雖以丑月為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以蔡傳推之固是如

此然張敷言之說極有理所礙者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

或正以此

破張氏  
故及此

蘇氏謂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宜在伊尹而有之此是據

周禮以律商耳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踰年改元至周始定此制

夏殷時未嘗有也

二孔傳疏云殷家尚質踰月即改元以明世次周法始以踰年改元已于伊訓明言之

蘇氏推周制律

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為

周公所敬信豈知禮反不及蘇氏邪是皆未得為至當蔡傳引

秦正為不改月數之證張敷言已辨之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

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意者平王于遷洛稍欲示有所革

以新天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併改月數以合之愚竊

以為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為春秋所礙故其援引皆不及

春秋或為此說蓋欲為蔡氏剔撥此礙會諸經而定為不刊之

論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為據方可取信來世今但以臆度傳

會未得為定論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意

於此邪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改  
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  
建酉矣安在其為建亥乎

此一段係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  
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  
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間私稱己皆是寅月起數  
者矣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已不得為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  
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  
書之無足疑者此於周改月數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為據也  
書秦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



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戌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去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凡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畀於皇來甦將受厥明蓋言莫春之時麩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麩麥將熟則是建辰之月夏正之莫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意則其攷之固不審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奉天之政乎

此一段俱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四時改易冬不可為春之疑但以夫子行夏之時

一言證之足矣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  
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是夏時也  
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  
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之  
春則夫子何必曰行夏之時哉至於鄭氏箋詩蓋亦不知民間  
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致此誤耳蔡氏非之  
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  
辨而自解析矣蓋詩為歌詠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  
特臣工一篇為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語言者也鄭氏必欲  
拘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為不改月數之證要亦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也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

史氏伯璿曰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為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耳時王正月在周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為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在其為天正地正建子為正建丑為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  
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  
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戊子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明日壬辰至  
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  
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  
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旁生  
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  
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史氏伯璿曰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  
傳則此尤為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證據之  
比讀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象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

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為自子月數起當是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言於後終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錄答學者之間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為臨象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則變則二陰長而漸盛故其凶在陽况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為臨陽避退則為遯陽在上示下則為觀然則避退可以言有凶在上示下不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明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為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無凶明甚卦辭又文王所繫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周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年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詰紛然暇日哀集諸說一處仍疏已見於後以俟有道而就正焉

已上俱節錄管窺外篇

愚按史先生及張陳二家之說可謂精心考究然尚有一二未盡者愚請得而折衷之張謂晉獻公時未敢遽用夏正卜偃對君只沿民俗之通稱此猶是以常見拘泥晉實是行夏正看僖十五年韓之戰及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與經所書先後俱差兩月經用周正傳因晉俗而用夏正此便瞭然杜預載汲冢書記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為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

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之所不禁看豳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周有天下遂定為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文王於殷時彖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八月為夏之六月夏殷時不禁豳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啓之罪狀有扈氏只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為周之臣子不當教顏淵以行夏之時矣當日答顏淵只是現在侯國有用顏子為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必謂代周而有天下更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孔子

時不比孟子時以扶起衰周為念若謂百年之後代周而王者當如此則孔子教顏淵乃是懸空說話不是現在可行之事豈聖賢商略治道之旨乎可見當時原是通用在聖人亦

看得平常又何疑于晉之用夏正也

呂氏大圭以為孔子答顏淵行夏之時謂顏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當如

是爾如使顏子未能改革天命則亦將從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其說太荒唐顏子當日是布衣豈有改革天命之理彼蓋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故耳

其謂秦

以寅月書正第以十月為歲首亦未然彼第見呂不韋作月

令用夏正故云然不知秦亦改時改月亥月竟稱春正月至

寅月已稱夏四月矣沿至漢高惠文景之世猶然至武帝太

初定歷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

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

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



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為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詳見唐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及宋劉攽貢父說中顏劉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張說未及辨正可見考核精細之難也

又案秦時置閏俱稱後九月蓋是時歷法不講不知隨時置閏之法都堆積在歲終春秋末年已有此病此亦秦改時改月之一證也秦史只稱為閏十二月漢太初以後追改為後九月耳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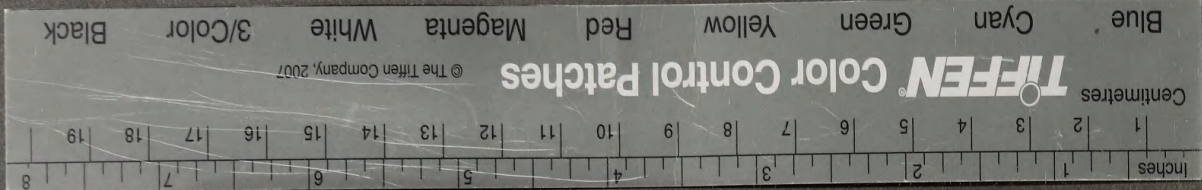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